# 白领情缘

          第01章 家教.

大学四年，眨眼间已是大四，站在镜前，张儒剑打量着自己赤裸的躯体。方正的国字脸上嵌着深邃明亮的眼眸，高挺的鼻梁，刀削斧砍般的唇线，给这个儒雅的年青人一丝冷俊的神色。他皱皱眉头，双手用力握紧，环于胸前，胸前的胸大肌以完美的曲线展示在他面前，平坦的小腹，有力的双腿，无不显示他身体的健壮，腿间的阴茎懒懒的垂下，好似暗示主人已经太久没有让他一展风采了。

张儒剑是成都一所大学计算机系大四的学生，这个从小贫寒的学生靠自己的努力从县城来到这个城市，以优异的成绩、坚毅的品德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大二开始他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全凭自己的双手、大脑挣钱，目前已独立在外租房居住。

看到自己完美的体形，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重重叹了一口气，他穿回了自己的三角库，立刻腿间隆起一个大包。他转身坐在床边，点起一支烟，眉头紧锁。他的苦恼源于他前不久刚刚接到的一个家教。

那是一个月前一个闷热的下午，他正在思考自己的毕业设计选题，编写程序对他来说是一个小问题，关键在于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家实习的单位。忽然腰间的BP机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家教中心拷他立即回电。他在家教中心的工作是他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他走下楼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回了电话。中心的值班人员是他同宿舍的哥们刘松。电话刚通，刘松的声音已经迫不急待的窜了出来：“老四，有个好差事干不干？”

张儒剑问道：“什么差事？”

原来，下午一个三十左右的少妇来到家教中心，为她自己16 岁的女儿找一个辅导物理的家教。而一般这样的事，同学们为了照顾他都首先与张儒剑联系。

张儒剑简单问明情况后，同意先到对方家里看看情况。

在屋里冲了个凉，张儒剑简单梳洗了一下，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他对自己的外表很自信，根本不需要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对于他来说，家教对方因为形象而拒绝自己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按照少妇留在家教中心的地址来到某智能小区，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具体的位置，让他自己来。张儒剑不禁苦笑一声，现在的人对老师的尊敬已经忘却得太多了。

找到具体的位置，张儒剑停好自行车，信步上楼，主家住在三单元三楼。这是一个高档小区，楼前停的大多数是小轿车，张儒剑的自行车停在那里显得很刺眼。

按响门钤，好一阵才传来一阵拖鞋的踏踏声。门咔啪一声打开了，在一瞬间张儒剑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门前站着一个只围着一件浴巾的成熟女人，刚洗过澡的香味，扑面而来。女人一边的头发披在身前，用手拿着一条毛巾正来擦着湿辘辘的头发，被浴巾包裹的胸前隆起高高的山峰，深深的乳沟若隐若现，浴巾的下摆只到臀部的下缘，随着女人的动作，浴巾轻轻的起伏，洁白修长的大腿完全裸露在张儒剑的面前。张儒剑呆呆的看着，已经到了嘴边的“你好”两个字硬生生的吞进了肚子里。

女人仍然没有查觉什么，说道：“快进来吧，刚才在洗澡，让你久等了。”

说着让开身子，抬头向张儒剑看来。

突然张儒剑发现她的身子猛然一震，毛巾从手中掉了下来，一时满脸通红。

张儒剑仍呆呆的看着这个女人，一张瓜子脸，脸上红扑扑的，眼睛很大，充满了惊讶，小小的鼻子，一张张成O形的湿润红唇， 岁月好像对她的身体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张儒剑在心中暗说一声，好一个尤物。

不知过了多久，女人首先低下头，弯腰侧身去捡在地上的毛巾，嘴里慌乱的说：“快请进！”不想这一下，浴巾的下摆顺着曲线优美的大腿分开，小半个圆润丰满的屁股露在了张儒剑的面前。张儒剑的阴茎好似得到了进攻的命令一样，倏的挺立起来，把张儒剑的牛仔裤搭起了一个小帐篷。

这时张儒剑也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忙也侧身走进了屋子，一时不敢坐到客厅的沙发，装作打量房间的样子，背过女人。女人捡起毛巾，说了一声你先坐坐，连忙走进了客厅通往卧室的过道。

张儒剑这时已平复下了躁动的心情，并非他没有见过女人的身体，他高中的时候有过一段不成功的初恋，与女朋友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性经历，但这次这样一个成熟女人的身体半掩半露在他面前，不禁让他有了直接的生理反应。

张儒剑深呼吸了几次，等阴茎低下头后，开始真正打量起了这套房间。这是一间很大的客厅，靠墙摆着两大一小的白色真皮沙发，在中间有一长方形钢架茶几，茶几上散落着几本杂志，一束淡淡的菊花放在茶几一旁的大花瓶中，阳光从阳台的落地大窗上投在桔黄色的地板上，一切让人觉得很温暖舒适，在沙发对面的音响正在工作，放着他很喜欢听的《加州旅馆》这首歌。

正在这时，女人重新从过道走了出来，脸上仍然有一丝淡淡的红晕，衣服已经换成了一套淡绿色的家居服，脸上浮着淡淡的微笑。她对一边站着的张儒剑说道：“你快坐吧，刚才他们说是一个女家教，怎么来了一个帅哥呢？”这时她已经恢复了平时的镇静，和蔼的口气把张儒剑对刚才事件的一丝担心彻底打消了。

张儒剑坐在了沙发上，女人坐在他的对面，双腿自然的搭起，一只小巧的白足轻轻的晃动。“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女人柔声说道。

张儒剑没有一丝的紧张，这样的场面他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他看着女人的眼睛，流利的介绍了以往成功的家教经历，并说明自己的六级是以86分的高分通过。

女人也看着面前这个英俊挺拔的男人，眼里的神采似乎随着张儒剑的介绍而跳跃。张儒剑介绍完后，女人也简单介绍了自己与女儿的情况。

这个女人叫孙姿，是一家外企的人事经理，老公是外企的市场部经理，常年在国外公干。女儿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其他科目很好，但就是物理成绩比较差，这也是她为什么为女儿找家教的原因。

在女人介绍过程中，张儒剑好似在听，其实他早已经被女人时不时表现出的魅力所倾倒，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雅又温柔兼备的女人。

女人介绍完后，对张儒剑说：“你的情况我很满意，不过由于我女儿快要中考，希望你能暂时住在我家，最好近期就能开始工作。”张儒剑对这个充满女人味的女人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意乱情迷地答应明天就开始。女人说：“女儿今天去外婆家了，你今天也回去整理整理，明天就搬过来吧。”

张儒剑告别了孙家，脑中还留着孙姿那美丽的面容。

孙姿在张儒剑离开后，静静的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脸上又重新浮现起了两朵红云，衬得面容越发显得娇艳。丈夫常年在国外，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已经36 岁的她把生理上的压抑全部转移到了繁忙的工作中。而今天张儒剑的到来，那张英俊又有点稚气，自信而冷静的面容把她心底的情欲从心底的最底层慢慢的释放出来。

她嘴里呼出一口热气，定了定神，暗自一笑，“我这是怎么了！”但理智终被情欲所战胜。她嘴里轻轻的念着张儒剑的名字，一手已经伸入家居装的下沿，沿着平坦的小腹往上，轻轻的抚摸。

身体因为生理的紧张而紧绷着，她的呼吸开始慢慢的急促起来，纤长的小手终于到达了乳房的边缘。虽然已经三十六 岁了，但她的乳房还是那么的挺立，半圆的乳房没有一丝下垂的迹象，她用指尖轻轻地搔弄着乳房的边缘，小嘴里呼出的空气越来越热，乳头敏感的突出了乳晕。

孙姿的乳头显得很细长，勃起时有一个指节那么长，由于已经是妇人了，乳头已经由粉红色转为红色，显得更加的娇艳。她用右手握住自己的左乳，晃动，任敏感的乳头在棉质的衣服上磨擦，强烈的快感让她的小腹觉得一阵的火热，她闭上双眼，眼帘轻轻的抖动，小嘴里传出细小的呻呤声。

衣服的磨擦已经让她觉得不满足了，她用左手费力的解开上衣衣扣，让红嫩充血的乳房暴露在凉凉的空气中。她把双手盖在双乳上开始用力的揉捏，白色的乳肉从手指间的缝隙挤了出来。

她的双腿用力绞紧，用双腿的力量来缓解来自下体的骚痒，呻吟声开始大了起来。她觉得下体的骚痒开始强烈起来，右手插入裤缝中，左手用指尖刮着右乳的乳头。她的呼吸开始变粗，嘴里啊啊的轻叫着。右手插入三角裤中，滑过鼓鼓的阴埠，三角裤的档部已经被她流出的淫液浸湿了。她用手猛地一按阴蒂，伴着长长的一声呻吟。

她现在头发凌乱，双乳坦露，右手掠过阴蒂来到那条长长的缝隙中，食指一用力，已经陷入了那柔软的肉缝，红热的肉缝中的淫液沾满了食指，她用食指顺着细长的肉缝一遍遍的揉动，呻吟中已经夹杂着哭音。她用食指插入了自己的阴道，满足感顷刻遍布全身，身体一挺，然后快速的用食指进出自己的阴道，带出的淫液发出啪啪的声音。

“啊……”她觉得自己快要疯狂了，用拇指同时剧烈的磨擦那已经红红的阴蒂，她的头在沙发上来回摇摆，进出阴道的手指已经变成了两个。终于，伴着长长的一声呻吟，她的身体在沙发上剧烈的抖动，她到了高潮，淫液浸透了三角裤与外裤，在沙发上留下了一滩印记。

孙姿还在沙发上双眼紧闭感觉高潮余韵的时候，传来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孙姿急忙立起身来，去扣上衣的扣子。一个少女走进屋来，“妈妈，我从外婆家回来了！”

孙姿来不及打扫身下的一片浪迹，只是应了一声：“哦，去洗洗吧，天够热的！”

少女走了过来，从后面抱着孙姿的头撒娇的说：“妈妈，人家去了一天，你有没有想我嘛。”

孙姿慈爱的笑笑说：“当然想了。”但还是一动不动。

少女觉察到妈妈的紧张，胳膊感觉到了孙姿脸上的温度，忙说：“妈妈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怎么脸这么烫啊。”

孙姿忙说：“不是不是，是刚才跳了一会儿健美操，浑身都是汗。”

少女高兴的说：“好好，妈妈那你和我一起洗，你都好久没有和我一起洗澡了。”

孙姿反复拒绝，但怎拗得过顽皮的女儿，只好同意，让女儿拉着去浴室了，留下了沙发上的一滩淫迹。

女儿刘菲菲是市里一所重点初中的学生，生性外向，马尾辫，圆圆的脸蛋，继承了孙姿的外貌，长得很清秀，白里透红的脸蛋，薄薄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身材秀长，16 岁的年龄已经是出水的芙蓉一般，鼓鼓圆圆的小胸脯，紧绷的臀线在身后骄傲的划出优美的圆孤。但似乎是女孩子的天性，对物理总是看不懂，所以孙姿才有为她请家教的打算。

在去浴室的路上，孙姿由于淫液已经浸透了外裤，娇嫩的花瓣在衣物的磨擦下又一阵阵的战栗，为了不让女儿怀疑，她有意走在女儿的后面。

进入浴室，刘菲菲嘻笑着拉着孙姿的手说：“妈妈，今天让女儿服待你，为你宽衣。”说着手已经伸向孙姿的上衣。

孙姿连忙躲避着，不想让女儿的手擦到了仍在勃起状态的乳头，不料，腿一软，靠在了墙上。而刘菲菲丝毫没有察觉，乘机把妈妈的上衣解开，一对圆润饱满的乳房露了出来，长长的乳尖骄傲的向前挺立着，孙姿不觉啊了一声。

刘菲菲仍是小孩心性，笑着轻轻摸了摸妈妈的乳房，说：“妈妈，你好漂亮啊。”

孙姿在这次刺激下，只觉下体又涌出了一阵爱液，忙拉住刘菲菲的手，说：“小孩子没大没小的，这也是你可以瞎摸的？”

刘菲菲脸一红，小声嘀咕一声：“是给爸爸摸的吧！”忙跳开，自己脱衣服去了。

孙姿也骂了一声：“小冤家，你自己洗，妈妈先找换洗的衣服。”忙趁刘菲菲不注意躲了出去。

张儒剑回到自己的宿舍，心头仍是盘旋着孙姿的面容，这是他不长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情感，情欲在心头慢慢滋生，夜怎么这么漫长，他是那样期待与那个温柔的女人再一次见面。

第02章 欲望.

第二天，张儒剑收拾了简单的行装，于傍晚时分又一次来到了孙姿门前。按响门铃的同时心也突突跳跃着，以往的冷静不知哪里去了。

就在他按响门铃的同时，门就啪的打开了，张儒剑一愣，门里的孙姿也是一呆，虽然她一直等待着张儒剑的到来，但这样开门的速度也显得自己太失态了，脸又是一红，忙辩解说：“刚走到门口，正好你来了，所以就……”

张儒剑也急忙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说出口的与听的两人俱是一呆，都轻轻笑了起来，尴尬的气氛一时消失了。

孙姿说：“进来坐吧，我女儿也想见见你这个老师呢。”张儒剑品味着这个“也”字，走进了客厅。

刚进门，一个少女就跳到孙姿面前，“妈妈，你们刚才笑什么呢？”

孙姿脸又是一红，“没什么，快让老师进来坐。”

张儒剑坐到沙发上，不禁私下比较起这对母女来。

今天孙姿穿的是一件黑色低领连衣裙，刚到膝盖上一手的长度，让丰满的身材显露无遗，高挺的乳房让中间显出深深的乳沟，肤色在黑衣陪衬下越发白嫩，坐下后拉高的裙幅显出修长的双腿，成熟女人的扑面而来，她不敢看张儒剑明亮的眼睛，侧头看着自己的女儿。

刘菲菲今天是一身少女装，黄色的紧身T恤，把小胸脯包裹得曲线毕露，粉色的百摺裙盖到膝盖，亮闪闪的眼睛一直盯着张儒剑看。

一时房间里三人无语，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弥漫在三人中间，孙姿好像觉得对面这个年青人的眼光能看到自己赤裸的身体，可以看到自己浑圆的乳房，私密的下体，乳头不觉又胀了起来，下体又开始火热起来，忙并紧了腿对女儿说：“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让这位张哥哥了解了解，我去泡茶。”说完站了起来去厨房了。

刘菲菲看到妈妈走了，突然对张儒剑一笑说道：“你好帅啊，比我们班里的帅哥帅多了！”

张儒剑被刘菲菲这样一说，不禁有点哭笑不得，说：“还是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刘菲菲小嘴一撇，说了起来。

这时孙姿已经把茶泡了上来，坐在一边静静的听了起来。

刘菲菲的口才很好，清脆的声音在整个客厅回荡。她绘声绘色的讲教物理的老头怎么的迂腐，同学是怎么捉弄这个老头的，三人一时笑得前仰后合，张儒剑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不禁吐了出来，T恤、牛仔裤全弄湿了，一时不知怎么处理才好。刘菲菲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孙姿低声笑骂一句，忙走过去帮张儒剑用纸巾擦拭。刚好她弯腰的时候胸前的乳沟完全暴露在张儒剑的视线下，那洁白的肌肤，鼓鼓的乳房，深深的乳沟，张儒剑看呆了，下身的阴茎又一次迅速的起立。

孙姿当然看到了这一情况，俏脸泛红，擦拭的动作慢了起来，小手摸到的是张儒剑强壮的胸肌，鼻里闻到的是张儒剑强烈的男子气，眼里看到的是张儒剑牛仔裤上的帐篷，昨天强烈的情欲又一次浮显心头，小手缓缓的向张儒剑的帐篷移去。

就在这时，刘菲菲说：“妈妈还没有擦好啊，人家还没讲完呢。”

两人同时一震，才记起还有一个人在身边，孙姿忙站起身来，深深看了张儒剑一眼，说：“今天就这样吧，张老师今天忙了一天，先洗澡，然后吃饭。”

刘菲菲嘟起嘴，说：“人家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嘛。”

张儒剑忙说：“没关系，换身衣服就行了，一会儿听你讲。”说着逃也似的向过道走去。

进了过道，张儒剑才想起来不知自己将住哪个房间。这时孙姿走了过来，低头小声说：“你住菲菲旁边那个房间，就是主卧对面那间，我去给你拿毛巾。”

说着脸又是一红，快步离开了。

张儒剑来到自己的房间，换下湿了的衣服，这才想起今天只是想着孙姿了，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正在这时，房门被推开，孙姿拿了毛巾走了进来。看到张儒剑赤裸的站在那里，手里的毛巾又一次掉在地上。

张儒剑见状忙拽起床单掩在身上，结结巴巴的说：“我……我……忘带换洗衣服了。”

孙姿站在那里心乱如麻，眼中的张儒剑是那么的健美，在床单盖在身体的一瞬间，她明显看到了张儒剑还微微勃起的阴茎，小腹又是一阵阵的冲动，乳头悄然挺立。她向着张儒剑走了几步，脑海里翻滚着一个念头，让我再看一眼。又走了两步，两人已经面对而立，孙姿微微颤抖着伸出手，就在这时，刘菲菲在客厅喊：“妈妈，好了没有啊？”孙姿这才清醒过来，夺门而出。

张儒剑看着这个女人出去，好半天才清醒过来，自己刚才是怎么了？这时门外传来怯生生的声音：“你看这衣服行不行，这是我老公的，他没有穿过，你试试看，我放门外了。”

听着脚步离去，张儒剑走到门边望了望，过道中已经没有人了，门口放着整齐的衣服，一件衬衣和一条西裤。张儒剑试了试，不合身，裤子太短，衬衫又太肥，可没有办法，只好穿上，来到客厅。

刘菲菲看到他这个样子，又笑得前仰后合，把他强行推到厨房，喊着：“妈妈，妈妈，快看张老师这个样子，好不好笑？”

孙姿回头也是扑哧一乐，随即脸一红，说：“明天妈妈带张老师出去买几套吧。”又冲着张儒剑看了一眼，说：“你们先回去客厅聊会儿，我一会儿就做好饭。”

晚饭很丰盛，对于一个大四的年青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一桌好菜更令人心情舒畅的了。何况旁边还有一个温柔的妇人，一个活泼的美少女呢？夜里张儒剑睡得很香，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中，温暖一直包裹着他。

第二天，孙姿强行带着张儒剑来到人民商场买了几套衣服，而张儒剑争着要付钱的时候被孙姿微笑而坚决的拒绝了，说：“当作第一个月家教费吧。”张儒剑这才接受下来。

当张儒剑从更衣室里出来时，除了买衣服的小姑娘不停的偷看张儒剑，就连一边的孙姿也看得目不转睛。张儒剑上身是黄色休闲短T恤，下身是白色休闲长裤，新买的乳白色皮鞋，一身打扮越发衬得张儒剑儒雅中带一丝冷峻的气质，如此一表人才，连孙姿都没有想到。她一时又想起张儒剑那健美的身形，坚实的胸肌，不由得眼里带出了丝丝情意。

张儒剑走到孙姿面前一伸手，孙姿想也没想地把自己的小手穿过张儒剑的臂膀，靠在了他的身边，耳边听到售货员羡慕的窃窃私语，不禁又把张儒剑拉紧了点。一直到回到家中，孙姿才恋恋不舍的把小手从张儒剑臂膀里抽回。

她在路上不禁想，大概从见到张儒剑的第一天起就在心中对他有了爱恋之心吧，自己就象一个小 女孩那样希望这个男人能总在自己身边，丈夫长久不在身边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因为张儒剑的到来而重新有了依靠。

张儒剑一直心如鹿撞，他的确不知自己对这个比自己大出十多 岁的女人到底是情欲还是爱恋，从一开始的生理冲动到他感觉到孙姿的温柔体贴，他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感情的旋涡，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从这天开始，张儒剑开始辅导刘菲菲功课，而在他辅导的时候，孙姿也静静地坐在一边，边看自己的工作边听着女儿与张儒剑的讨论问题，一家人温馨而甜蜜，如果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真正是一个家庭。而刘菲菲也被张儒剑的学识与广博的知识所倾倒，一个任性的小丫头对张儒剑倒是言听计从。

孙姿越发对张儒剑依赖了，甚至自己的工作有时也请张儒剑提供意见，虽然张儒剑的意见往往还不成熟，但经常有新颖的观点，一针见血的分析，让孙姿也大为赞赏。

张儒剑已经来孙姿家作了一个星期的家教了，他甚至有了这就是自己家的感觉。这天天气闷热，空调制造的冷气好像也不能让人从闷热中解脱出来，三人都是少得不能少的衣物。孙姿穿一件吊带露肩黑色真丝睡衣，张儒剑是紧身背心、宽松短裤。像往常一样，孙姿陪着张儒剑与刘菲菲。

时钟已经指向九点钟了，张儒剑给刘菲菲布置了功课看着她完成，孙姿皱了皱眉头，说：“儒剑，过来帮我看看，这几天公司成立一个新的软件开发部门，需要大量的人手，可我不太懂这方面，你帮我看看这几个人的简历，行不行？”

张儒剑站起身走到孙姿背后，从孙姿肩后望过去，看着简历提供着自己的意见。两个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了一起。孙姿倾着身子在简历上勾画着，张儒剑眼光离开简历，顺着孙姿光滑的肩头望下去，突然一震。

孙姿的睡衣离开了她的身体，从空隙看过去可以看到那坚挺的乳房在骄傲的耸立着，淡淡的一圈乳晕簇拥着那红红的乳头，从深深的乳沟看下去，白嫩平坦的小腹，浅浅的肚脐，一条黑色缕花的低腰内裤包裹着圆鼓鼓的阴埠，乳房随着孙姿的呼吸上下轻轻的颤动，孙姿竟然没有带乳罩。

张儒剑欣赏着成熟女人的身体，阴茎慢慢的挺起，顶起宽松的短裤，顶在孙姿的背上。张儒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他控制着自己的呼吸，但阴茎隔着两层薄薄的衣服，能真切的感觉到孙姿丰满的背部。

孙姿只觉背部有东西顶着，随手往后一抓，入手的是一条热乎乎的肉棒，还在轻轻的抖动。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她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她抬眼看了一眼正在认真作功课的女儿，轻声的说：“好热啊。”一只手仍在简历上勾画着什么，另一只手却牢牢抓住张儒剑的阴茎。

张儒剑身体一阵抖动，他感觉到了那小手的拇指轻柔的在自己的阴茎头上画着小圈子，甚至他能感觉到孙姿的指甲划过他的龟头。他没有作声，只是享受着无言的刺激。阴茎在刺激下完全勃起，硬硬的顶在孙姿的背上。

孙姿的脸低着，以仿佛呢喃的声音说：“我愿意。”

张儒剑听到这仿佛的天边飘来的声音，一只手轻抚在女人的背上。女人轻轻的一抖，从睡衣的缝隙看过去乳房已经泛起了粉红的颜色，乳头也已慢慢的挺立起来。女人拉着张儒剑的阴茎，用他的龟头蹭着自己的背部。

张儒剑阴茎怒张，他已经忍受不了女人这样的挑逗，他拿开女人的手，女人轻声的吟了一声，好像很失落的样子。张儒剑提起自己的裤腿，把怒张的阴茎放了出来，又顶在了女人的背上。

女人很准确的又找到了张儒剑的阴茎，嘴里又是啊了一声，然后用小手围住张儒剑的阴茎，轻轻的套弄。她的呼吸已经急促起来，用小手不停的刺激张儒剑的阴茎，另一只手伸到桌下，伸到了内裤中。

张儒剑看得血脉贲张，把刘菲菲完全抛于脑后，身子俯得更下，用胸口紧贴到女人的后脑，一只手探到桌下，把女人的手握在手中，握了握，然后拿开。女人知道了他的意思，把白晳的大腿分得更大些，让张儒剑的大手直接覆盖在自己的阴埠上。

张儒剑只觉手中柔软的一团湿湿的冒出热气，便用整个手掌去揉动女人的下体。女人嘴唇紧闭，死死咬住牙齿，小手在张儒剑阴茎上的套弄频率突然加大。

这是张儒剑第一次真切的感觉到孙姿的肉体，他已经不满足于隔着内裤抚摸女人的下体，他把唇移到女人耳边，轻轻啜了一口，小声说：“我想脱了她。”

女人耳朵敏感的一动，臀部轻轻的抬高 一寸，两手伸入裙内，慢慢脱下了内裤。

张儒剑从女人领口望下去，内裤缓缓的下移，平坦的小腹上慢慢的探出两三根黑色的毛发，接着是稀疏的几根。继续脱下去，张儒剑惊异的发现孙姿丰满的阴埠上竟然只有十几根阴毛，阴埠显得光嫩无比，阴埠的尽头是一条略略张开的小缝。

张儒剑再一次伸入大手，先在光嫩的阴埠上上下抚摸，无比的嫩滑，手感绵绵软软。他的阴茎在孙姿小手的反复刺激下开始流出黏液，将孙姿黑色的睡衣润湿了一片。

他的大手又来到孙姿的下体，感觉两条细长滑嫩的阴唇被自己的手玩弄，每当他的手掌接触到孙姿下体的一个小嫩包时，孙姿的身体就跳一下，于是他分出一个手指专门抚弄这个小肉包。

孙姿的身体开始剧烈的抖动，小手更快的刺激着张儒剑的阴茎，张儒剑觉得混身的血都涌向阴茎，他也用力磨擦着孙姿的小肉球，孙姿的淫水淌满了他的手掌。

突然孙姿小声急促的说：“里面里面。”一边用小手拖动着张儒剑的大手。

张儒剑的手指在孙姿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濡湿、温暖的小洞，小洞四周的嫩肉不停的紧压他的手指。他加快了在孙姿下体肉洞的进出速度，孙姿突然一僵，小洞紧紧的套住张儒剑的手指，张儒剑感到小洞的剧烈收缩。

好一会儿孙姿才放松下来，她感觉到张儒剑已经在射精的边缘，于是开始大幅度的套弄张儒剑的阴茎，一边把张儒剑的大手按在自己的阴埠上，让他继续抚摸，小声说道：“刚才好舒服啊，你真厉害。”

张儒剑听到孙姿的低语，阴茎猛地跳动起来，一股股的精液全数射在孙姿的背上。孙姿又是小声的啊了一声，感受着张儒剑精液的冲力。

射完精的张儒剑完全放松了，他在孙姿的脖子上亲了一口，把阴茎收回短裤内。这时才想起刘菲菲在一旁，忙望过去，看到刘菲菲仍埋头功课，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现，松了一口气。走到刘菲菲桌前，桌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十点，他看了一会儿，对刘菲菲说：“菲菲，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做。”

刘菲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好。”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他向孙姿坐的地方看过去，孙姿却已经离开了。他心头一动，走到椅前，发现那件缕空的黑色内裤正放在椅子中央，他拿起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孙姿的味道好像涌进了他的身体，手里柔软的布料好似孙姿那柔媚的下体。耳边响起孙姿轻声的言语：“我愿意！”.

第03章 定情.

张儒剑看着手中那条湿润的黑色内裤，脑海里不住翻腾着几日来的经历，对他来说几年苦行僧般拼命的打工好像几个世纪般遥远，而孙姿的娇羞与体贴尤如对他勤奋生活的最大补偿。几日短短的相处让他对孙姿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时间一分分过去，他仍没有睡意，洗过澡后，他穿着短裤坐在床边，身旁是孙姿那条黑色的褛花内裤。那句“我愿意！”的娇美声音反复回荡在他的耳边，他忽然觉得孤独，那么的想念着那个女人，看她一眼也好，只需一眼。

他立起身来打开门，过道里静悄悄的，整间屋子陷入宁静中，从过道的另一头可以看到朦胧的客厅，今天的月光很亮。他看着对面掩着的门，那个妇人就在屋中，一道门好似把世界分成两半，他又有点犹疑，但那个想见到她的念头推动着他走到孙姿的房门。

门并没有锁，他轻轻地推开门，月光从纱帘中星星点点的洒落，在房间正中的床上，孙姿侧卧着，一头黑发散落在枕上，薄薄的毛巾被并没有掩去她优美的身形，以完美的弧线展示着自己的美丽。

张儒剑掩了门，摒着呼吸，走到床前，他看着眼前的女人，眼里没有情欲，只有关爱。他为她的美丽着迷，那裸在外面的胳膊，衬着月光是那么的吸引着他的目光。

他小心的侧身坐在床上，他怕惊醒了这个睡美人，他希望时间在这一刻永远的停顿。过了好一会儿，他颤微微的伸手轻触着孙姿的黑发，多柔顺啊，接着是那裸露的胳膊，皮肤象绸缎一样光滑。他又一次看着那侧卧的倩影，那娇小的身躯他是多么想抱在怀中。

张儒剑轻轻的侧卧在了孙姿的身旁，深深地嗅着她身上的淡淡的香味，他陶醉了，以至于忽略了孙姿身体的颤动。尽管他努力的让自己清醒，但脑海深处好似有声音对他说：“睡吧，伴着她睡吧。”他的眼合上了，不知不知觉中沉入了梦乡。

孙姿其实也一直没睡着，从张儒剑进来的那一刻，她就感觉到了，但她没有动。

从她悄悄离开书房开始，她的心中仿佛崩裂了一般，她对自己今天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她觉得自己的行为很羞耻，一个有十六 岁女儿的女人竟然在自己的女儿身边作着这样不可告人的荡行，但她又是那么想得到张儒剑的疼惜，她为张儒剑迷醉，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同时要求自己投入这个小她太多男人的怀抱，她甚至故意留下了自己的内裤。

她心底里又害怕，她害怕张儒剑只是被自己的肉体所吸引，以为自己是一个寂寞难耐的荡妇。

当张儒剑进来时，她一动不敢动，她怕他要求什么，怕他只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如果他要求，她一定会拒绝，她不愿成为一个没有爱的玩物。但这时她放心了，张儒剑那充满爱意的轻抚，让她的心一下子从谷底来到了浪尖，她知道这个男人也是喜欢她的，心底的喜悦让她止不住的战栗，幸好没张儒剑没有发现。

她听着张儒剑均匀的呼吸，眼里涌出了泪水，她的肩头耸动着，她把枕巾咬在嘴里，她在幸福地哭泣。

张儒剑侧身睡在孙姿身边，夜已经深了，渐低的室温让他靠向身边温暖的身体，他一伸胳膊把这个温暖的身躯搂入怀中，嘴角上扬，勾起一个弧线，好像对现在的状况很是满意。胳膊搭在了孙姿高耸的乳峰上。

孙姿小心的变换着姿势，换成面向着张儒剑，她仔细的看着张儒剑英俊的面庞，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挤进了张儒剑的怀里，轻吻了一下张儒剑的嘴唇，把毛巾被搭在两人身上，微笑着睡去。

清晨的阳光洒入房间，孙姿被小腹上硬硬抵着的东西弄醒了，在经过刹那的思考，她的小脸又浮出了红云。她悄悄坐起身来，看看床头的闹钟，已经是六点半了。她赶忙起来，要准备早饭了。她又看了一眼床上熟睡的张儒剑，考虑了一下，轻轻走了出去，随手锁上了房门。

张儒剑鼻间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香味，他从睡梦中慢慢清醒过来，仍闭着眼睛，想今天怎么早饭送到房间里了，以前不是一直都是放在餐厅里嘛。意识回到脑中的时候，他记起了昨夜自己竟然睡到了孙姿的床上。他一下猛然坐起，看到床头柜上的早餐，又看到了俏立在床前低着头的孙姿。

“我……我……，你……你……”他一时不知所措起来。

孙姿仍立在床前不说，也不动。

张儒剑渐渐平静下来，看着俏立床前的孙姿。孙姿今天穿仍穿着昨天那件黑色吊带睡衣，高耸的乳峰把把睡衣前襟高高顶起，上面的两个小突起，明显的表明她没有带乳罩，头低着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头发随意在脑后打着一个发髻，一双小手在小腹前绞在一起，不停地变化，指节微微泛白，显示出她内心的慌乱。

张儒剑反而镇静下来，看到这样的情景，他移坐到床边，伸手抬起了孙姿的下巴，女人被迫抬起头来，眼睛却闭着不敢望向张儒剑，脸上的红晕已经扩散到了两个精巧的耳朵，混身一阵接一阵的打着颤。

张儒剑轻叫声叫着：“姿姐？”声音里明显带着颤音。

孙姿的身体打了个震，应了一声：“嗯！”显得那样的无助，和一只受惊的兔子一般。

张儒剑心中激起万千的怜惜，不禁一把孙姿揽入怀中，玉人温顺的倒入张儒剑的怀里，只是不肯睁眼。张儒剑看着女人的脸，用嘴唇轻触她的面颊，说道：“姿姐，我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心里有了一个女人的倩影，她是那样迷人，每当看到她，我都想抱着她，我到底是怎么了？你说我这是怎么了？”

孙姿听着男人的话语，睁开迷离的双眼与男人深情的目光对视着，柔声说：“我知道呢，从昨天晚上，你来到我房间，我就知道了！”

张儒剑猛地把女人横抱在怀中，将双唇盖上女人的双唇，用力的亲吻着，感受那柔嫩的双唇。女人呼吸急促起来，鼻子两翼快速的起伏，张开双唇引导张儒剑的舌头进入自己的口中，用自己的细舌与张儒剑的舌头激烈的纠缠在一起。

张儒剑的津液顺着相接的唇瓣流入孙姿的口中，女人小口的吞咽着。张儒剑迷失在了女人甜美的亲吻中，阴茎开始慢慢苏醒，顶在了女人的臀缝里。女人不堪刺激的扭动着丰臀，让张儒剑的欲望立刻升起。

他用右手顺着女人嫩滑的大腿，穿过女人的睡裙，跃过平坦的小腹，直接握住了女人的左乳，女人的乳房圆润坚挺，长长的乳头顶在他的手心里。张儒剑用力揉搓着女人的乳房，女人的身体不安的扭动着。小嘴脱开张儒剑的双唇，口里呼出热气，“不要，不要啊。”一只小手盖在张儒剑的手上，想阻止他的动作却显得那样的无力。

张儒剑以拇指食指捏住孙姿细长的乳头，不停的揉动。孙姿啊的轻叫出声，眉头挤在一起，手却无力的垂下。孙姿只觉一阵阵的酥痒从乳头扩散，让小腹紧绷。乳头正是她的敏感带，她只觉口干舌燥，用力吞着口水。

张儒剑恣意玩弄着孙姿的乳头，长长的乳头在他手里挤来挤去，每捏一下，孙姿的身体就扭动一下。

张儒剑看着扭动着的女人的身体，停了下来，手抓住睡裙的下摆掀了起来，入目是女人一条纯白花边内裤，丰满的阴埠把档部顶起一个圆包，但女人绞起的纤长双腿却阻止了他窥视女人最隐私的部位。他继续掀起女人的睡裙，女人合作的抬起丰臀，让他把睡裙从自己的身上脱去，双手却捂在自己的双乳上。

张儒剑把孙姿平放到床上，跪在女人身前，欣赏着这上帝的杰作。女人偏着头，发髻由于刚才的剧烈活动而解开，凌乱的散着，身上已泛起不均匀的红晕，双眼紧闭，嘴唇微张。修长的双腿搭在一起，双手盖着乳首，露出白嫩的乳肉。

张儒剑用力想分开孙姿的双腿，孙姿略一反抗，就放弃了，她心里更希望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在心爱男人的面前，希望能到到男人的爱抚。白色的内裤档部已经被她的淫水润湿了一个圆形区域。

张儒剑的手顺着孙姿的大腿内侧来到她的大腿根部，隔着女人的内裤揉动着女人的下体，女人开始轻声的发出啊啊的声音，双手用力抓住自己的乳房。张儒剑细心的感应着女人下体的形状，在两片肉唇中间一用力，内裤陷了进去，他的手指感觉到了女人下体火热的温度，淫水瞬时浸出了内裤，滑滑的。

孙姿的双腿紧绷着，她感到张儒剑的手指在她的肉唇间来回耐心的运动，快感从下体向上辐射，她呻吟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手指用力扭着自己的乳头。

张儒剑看着眼前的美景，听着女人呻吟的声音，他的阴茎坚硬地顶起。他用双手插入孙姿的臀下，用力揉捏着女人的臀肉，然后搭住内裤的裤腰，把孙姿的内裤褪到她的大腿根。

孙姿曲起双腿让张儒剑把内裤完全脱去。张儒剑趁孙姿的双腿还没有放下，顺势用双手压住她的双腿。孙姿惊呼一声，知道男人正在看着自己毫无遮挡的阴部，她的羞耻心已被这种淫荡的姿势彻底击垮了，她呻吟着：“儒剑，我要，我要。”淫液一阵阵的涌出肉洞。

张儒剑热切的看着眼前白净的阴部，稀疏的阴毛散布在丰满的阴埠上，一条细长的肉缝把下体分成两部分，两条粉红肉唇上布着的淫液在初晨的光线上闪着淫邪的光，在两条肉唇顶端一颗豆大的肉芽胀得通红，肉唇下方是布满褶皱的菊花蕾，淫液不停的从紧闭的肉缝中涌了出来，流过菊花蕾，顺着臀部的曲线，滴在床单上，在床单上印出一小滩水印。

他拉起孙姿的手，让她扶住自己的双腿。然后用一只手打开了那紧闭着的阴唇，一个鲜红的肉洞出现在他面前，微微的收缩着，淫液一点点的渗出。张儒剑用食指沿着小洞以孤形旋动，孙姿颤动着，她觉得体内的火热聚集在小腹深处，她急促的呼着热气，“儒剑，儒剑，我好难受，好痒啊！”

张儒剑听到孙姿的淫声，用手指顺着肉缝来到小肉芽，按了下去，孙姿啊一声，屁股一震，鼻子急促的哼出嗯嗯的声音，眉头挤到一起，眼睫毛抖动着，刚才这一下，她已经等了太久了。

张儒剑一边磨擦着女人的小肉芽，一边把脸贴到孙姿的大腿根部，用鼻子深深的闻着，孙姿的下体没有一丝的异味，只有香皂淡淡的味道混合着女人动情时分泌的体味。

女人的呻吟声已经变成了嘶喊，下体向上挺动，寻找着男人的手指，淫液涌出得越来越多。孙姿突然觉得肉洞的深处一下子爆发了，长久积累的快感潮水一样涌出，肉洞剧烈地收缩着，淫液在挤压下飞溅出来，身体剧烈地抖动，从嘴里长长的“啊……”了一声，她在张儒剑手指的玩弄下，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张儒剑伸出舌头舔食着孙姿涌出的淫液，用柔软的舌头插入孙姿的嫩穴，用嘴唇盖在肉洞口上吸吮。孙姿已经不能再发出任何声音，小嘴张开，丝丝的吸着冷气，身体轻颤着，她觉得整个身体都被张儒剑吸走，身体软的没有一丝力气，两支大腿早已搭在张儒剑的肩头，双手无力的垂在身体两侧。

张儒剑吸完了孙姿的淫液，起身俯到孙姿的身上，女人柔软的身体与他的身体紧紧的贴在一起。他用双唇盖在孙姿的唇上，把混合着孙姿淫液的津液度到孙姿的口中，孙姿吸吮着，用手紧搂着张儒剑坚实的后背。两唇分离，张儒剑对孙姿柔声说道：“你太美了！”

孙姿睁开迷离的双眼，“我爱你，我太幸福了！”这时她感到张儒剑硬挺的肉棒顶在自己的小腹，心底的欲望又升腾起来，她凑到张儒剑的耳边，“我还想要，我想要你的全部。”说着伸手褪去张儒剑的内裤。

张儒剑坐起身，腿间的阴茎怒张着指向孙姿，孙姿看着，“它好大啊！”用小手握了上去，前后抚弄，“我害怕！”

张儒剑一笑，“我要你帮我！”

孙姿坐起来，屁股前移，小手把张儒剑的阴茎凑向自己的下体，在肉缝上磨擦，濡湿的肉缝很快把阴茎润湿。张儒剑又把孙姿长长的乳头捏在手中玩弄，看着孙姿把自己的阴茎放到肉洞口，孙姿躺了下去，小手拽着张儒剑的阴茎，撒娇道：“快嘛，人家已经帮你了！”

张儒剑也已忍不住，身子向前挺动，肉洞被巨大的龟头慢慢撑开，肉壁向四周退去，孙姿口里吸着气，啊啊的轻叫着。张儒剑只觉一阵温暖，龟头已经被嫩滑的肉壁紧密的包裹起来。他开始慢慢的插入，孙姿的小手一紧，抓紧了他的阴茎，“好大，人家有点痛，等一会儿再进。”

张儒剑虽然想一插到底让整个阴茎都进入了这个温暖湿润的肉洞，但看到孙姿紧皱的眉头，不忍让这个美艳的妇人痛苦，于是停止动作，俯下身去把孙姿的乳头含入嘴用，用舌头拔弄，用牙齿轻咬，很快孙姿又开始发出恼人的“嗯嗯”

鼻音，肉洞里也火热起来。不一会儿小手离开张儒剑的阴茎，缠到了张儒剑的腰间，“嗯，嗯，人家想要了！”

张儒剑挺动下体，慢慢地阴茎全部没入孙姿的肉洞中，两人同时“啊”了一声，发出满足的叹息声。

张儒剑俯到妇人身上，把舌头伸入妇人口中，屁股开始前后挺动。孙姿的丰乳被张儒剑硬实的胸肌压成一个圆盘，小手紧紧搂在张儒剑背部，与张儒剑亲吻着。她觉得自己的肉洞被粗实的肉茎充满着，肉茎的每一次进出都给她带来巨大的快感，小肉芽也不时的被张儒剑浓密的阴毛划过，她觉得自己要大喊，她脱开张儒剑的双唇，一声声娇啼在屋中回荡。

张儒剑跪立起身来，抬起妇人的腰身，大力抽插着孙姿的肉洞，随着每一次阴茎的进出，妇人肉洞内粉红的腔肉不停地被带出，淫水沾满了张儒剑的阴茎，顺着大腿流下，阴茎与肉洞的磨擦发出“滋滋”的水声。

孙姿痴狂了，她已经太久没有享受过男人粗壮的阴茎，她丰满的屁股随着张儒剑的抽送在空中划着曲线，双手紧紧扣着床单，嘴中几乎没有间隔的发出“啊啊”的娇叫。嘴张得很大，急促的呼吸好像并没有为肺部提供多少空气，每一次的撞击都在她身体里造成一次小的爆炸。

张儒剑浑身肌肉绽出，细微的汗珠遍布全身，他紧掐着孙姿的臀肉，让阴茎与那肉洞中的嫩肉剧烈的磨擦，火热的温度，肉洞的紧紧包裹，妇人一声声的娇啼，让他几乎窒息。他猛地把妇人放下，双手撑于妇人两侧，双腿伸直，肉茎以直角的方向狠狠地一次次顶入妇人的小穴。

孙姿的身体跳动着，肉茎的运动带来的快感让她几乎以为自己死去，她急促的喘着气，大声叫着：“啊，儒剑，我不行了，儒剑，我要死了！”

张儒剑这时已经达到了快感的顶峰，他一手使劲掐在孙姿的双乳上，一腿跪在床上，以身体所能有的最大频率，不断冲击着孙姿的小穴。

孙姿只觉乳房被掐得很痛，但身体内的小爆炸又在张儒剑高频的冲击下汇成了大爆炸，痛与快感一起涌上，让她觉得快感是那么的清晰，她的肉洞痉挛着，剧烈的收缩着，身体不停的扭动，一声带着哭音的尖叫从嘴里冲出，肉洞的收缩达到极限，一股淫液涌出，击到张儒剑的阴茎上。

张儒剑只觉肉洞死死的缠着阴茎，一股热流浇在龟头，顿时快感奔涌而出，精液激射在孙姿的肉洞中，孙姿在精液的冲击下，身体从床上弹起落下，眼前一片光闪，泪涌出眼窝。张儒剑射精后，身体瘫倒在孙姿的身体上，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第04章 情浓.

喘息声渐渐低沉到完全消失，房间里的各个角落里充斥着淫液的味道。

张儒剑的阴茎仍感受着女人温暖潮湿的肉洞，与孙姿紧贴的躯干上布满了细碎汗珠，抬头看着孙姿通红通红的俏脸，不禁温柔一笑：“你好迷人。”

孙姿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毫不躲避的看着张儒剑，小手在他坚实的背部来回摩挲。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孙姿从见到张儒剑的第一刻就已知道难以避免它的发生了，心里充斥着满足，这个男人是上天的恩赐。

早上她起床后，做好早饭，送女儿上学，就一直立于床着，直到张儒剑梦中醒来，她知道自己拒绝不了，也期待着一切的发生。

孙姿忽皱起柳眉，嘟起小嘴，一掐张儒剑背部的肌肉，愤愤地说道：“疯够了，就从人家身上下来，人家都喘不上气了！”

张儒剑一乐，翻身躺到妇人身侧，阴茎从妇人的肉洞中“啵”的一声脱了出来。他用手肘支起头，从头至脚打谅着孙姿优美的身体，一手捏捏妇人的脸庞，滑过细长的颈，在孙姿的身体上游移。

“姿姐，你太美了，能得你垂青是我一生的荣耀。”

孙姿扑叱一乐，故作严肃：“小小年纪就学得油嘴滑舌，有多少女孩子被你骗到了手，还喜欢我这个老太婆？”

张儒剑急急坐起身来，握住孙姿的一双小手，“姿姐，你是我第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也是我第一个真正拥有的女人。”

他声音低沉下来，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向孙姿倾述起自己。讲起了自己贫穷的家乡，在油灯下彻夜的苦读，在大学里为挣得自己的一日三餐与学费，宁愿妨受黑心老板的盘剥，甚至与民工一起扛每袋50公斤的水泥，只是为挣那每袋一角钱的搬运费。

张儒剑看似平静的叙说着，好似讲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但从他肩头的微微颤抖，孙姿可以完全感受到生活对这个年青人是多么的残酷，了解了为什么这个年青人身上可以有那令自己一见就心头微颤的冷峻气质，那是生活留在张儒剑身上难以抹去的印记。

孙姿坐起身来，把张儒剑抱在怀中，把张儒剑的头压在自己丰满的胸前，轻拍他宽阔的背部，想安慰他却又无话可说，一切言语是那样的无力。

张儒剑把头靠在孙姿圆润的双乳上，感受着女人的温柔，心中没有一丝的情欲，忽的背上一凉，已是洒上了孙姿的一行清泪。

张儒剑从孙姿怀中抬起身来，用嘴唇吻去孙姿脸上的泪痕，泪水咸涩的味道在舌尖泛起。

看着妇人梨花带雨的面容，心里深为感动，忙拍拍孙姿丰馀的后背，说道：“好姿姐，不哭了，已经中午了，再哭菲菲回来了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你就是欺负我了！”

孙姿已是破涕为笑，又说道：“菲菲早上走的时候说今天中午学校组织活动不回来呢。”

张儒剑看着孙姿的俏脸，“那菲菲不回来，我们干点什么呢？是不是让我再欺负你？”说着手已经去抓孙姿的丰乳，下体已经开始苏醒了。

孙姿惊叫一声，从床上跳了下来，看了看张儒剑微挺的阴茎，“讨厌！就知道欺负人家。”

说着就逃也似的转身跑出了房间。张儒剑看着妇人白花花的身体扭动着的臀消失在房门后，连忙跳下床追了出去。

刚拉开房门奔出，一具温热的躯体已然投了过来，张儒剑连忙把孙姿抱在怀中，俯头找到了妇人的双唇，亲了上去，用舌顶开妇人的双唇，挑弄着妇人的细舌，吸吮着妇人香甜的津液，孙姿热烈的回应着，好一会儿，双唇才分开。

张儒剑搂着妇人柔软的身体，笑问着：“要回来，还逃什么逃？”

孙姿用小手握拳捶打着张儒剑前胸，“人家是没有穿衣服，不好意思才回来的！”

张儒剑哈哈一乐，又要亲吻孙姿的双唇，可肚子这时却不争气的咕咕叫了两气，张儒剑这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孙姿呵呵笑着，轻打张儒剑的阴茎，“就知道让它吃，自己别饿坏了。我去给你作几个好菜补补身子。”走进房内，打开衣橱，“你说我穿什么呢？”回头问张儒剑。

张儒剑走了过去，从后面抱着孙姿，双手在孙姿的小腹环着，把阴茎放在孙姿的臀缝磨擦着，“姿姐穿什么衣服也好看，不过不穿衣服的时候最美。”

孙姿俏脸飞红，往后顶了顶丰臀，“你说的是真的？”

张儒剑含着孙姿的耳珠，含糊的说：“真的，当然是真的。”

孙姿考虑了一下，白了张儒剑一眼，“好，今天就便宜你这个小色狼，让你看这个饱。”挣脱了张儒剑的怀抱，重新走出了房间。

张儒剑赤着身，立在厨房门口，看着娇小的孙姿，只带一个小小的嫩绿色围裙，在厨房忙碌着。

孙姿身后一揽无余，颈边腰间一根细细的带子穿过，越发显得肌肤雪白；细腰肥臀纤长的腿看得张儒剑一阵阵血脉激张，阴茎早已是充血上挺。

他走到正在切菜了孙姿身后，双手盖在肥臀上，揉捏着，臀肉来回起伏着。

张儒剑一只手顺着臀缝，插入孙姿两腿间，用手掌在孙姿的下体来回动作，感到两片肉缝柔柔软软，随着手掌前后摆动，丝丝淫水涌出沾在手上。

孙姿不堪忍受张儒剑手间的动作，手早已停顿下来，一只小手放到身后握住了张儒剑高挺的阴茎，抚弄了两下，猛的用指甲一掐。

张儒剑“啊”的叫出声来，身子向后一缩。

妇人转身吃吃的笑着，“看你还不老实。”然后靠了过来，亲了一下张儒剑的脸颊，用手拉着张儒剑的手臂晃动着，“人家要作饭嘛！”说着把张儒剑拉到厨房门口推了出去，门啪的一声锁上了。

张儒剑无奈的苦笑着，想想等着也不是办法，自去浴室洗澡去了。洗完澡出来，房间中已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张儒剑没有穿衣服就来到餐厅。

餐厅是一间向阳的十平米大小的房间，阳光从宽大的窗中射入，进门的墙边是一溜桔黄色酒柜，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幅错落有致的油画，房间正中的玻璃钢餐桌上已经摆着两道菜了，桌四周环着四把高背椅。

张儒剑坐到桌前，两道菜一道是水果沙拉，一道是青椒回锅肉，中西合璧，散发着诱人香味。

房间中的阳光照得人暖阳阳的，张儒剑的体内升起幸福的感觉。

过道里响起脚步声，孙姿端着一盆汤快步走了进来，放下汤，瞥了张儒剑一眼，“大懒虫！”又呵呵的走了出去，再回来时手中拿着两只盛满了饭的碗和筷子。

两人坐在一起，张儒剑才发现孙姿只拿了一双筷子，顾自吃了起来，不由大急。

孙姿笑眯眯的看着张儒剑，嘴里边吃边说：“谁让你刚才不老实。”很是得意。

张儒剑微微一怔，已是微笑着拉着椅子和孙姿靠在一起，猛得把孙姿搂入怀中，霸道的用嘴锹开了孙姿的小嘴，把孙姿嘴中的食物吸入口中，说道：“好香啊！”

孙姿猛打张儒剑的前胸，“讨厌，大懒虫！”把小嘴嘟得老高。

张儒剑盯着孙姿的湿润红唇，无辜说道：“好姐姐，只有一双筷子，只好这样吃了啊！”然后抢过孙姿手中的筷子，夹起一块沙拉，半含着送到孙姿唇边，深情的注视着妇人的眼睛。

孙姿被张儒剑的目光打动了，轻启珠唇把沙拉咬入嘴中。两人这样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情欲一丝丝在身体的深处升起。

张儒剑一手伸到女人背后，解开围裙的细带，围裙从孙姿的身体悄悄滑落。

孙姿身体的力量象被抽出一般，软软的躺在张儒剑的怀中，胸口起伏着，乳头已经挺立起来，双眼迷离的看着男人把一块沙拉放到自己的乳前，滑滑的，凉凉的。

张儒剑用嘴含住那块沙拉在孙姿的乳房上打着转，很快乳房上布满了沙拉酱那粘粘的液体。

孙姿的眼睛闭上，乳房在这意外的刺激下，胀痛起来，乳晕从细小的一圈，扩散成深红色的圆晕，上面的细长乳粒颤抖着，下体又有了那种灼热的感觉，淫水开始慢慢的渗出。

她感到张儒剑的嘴触到自己的双唇，张开嘴，半块沙拉随着津液被送入她的嘴中，她用牙齿咬着这块沙拉，吞入肚中。

张儒剑用舌头一圈圈的滑过孙姿的乳房，舔着上面的沙拉酱，反复用舌拨弄女人的乳粒。

孙姿嘴里发出满足的叹息，乳房强烈的快感使她不停扭动着身体，双腿夹紧绷的直直的，阴埠在挤压下越发鼓起。

张儒剑用嘴吸吮着女人圆圆的乳球，一手在女人小腹抚摸着，肉茎被女人的背部压的很不舒服，他站起身来，把孙姿放到并起的双椅上。

张儒剑看着女人扭动的潮红身体，欲望一阵阵的升起，他拿起沙拉的盘子，将龟头上涂上一层沙拉酱，走到孙姿头边，把怒胀的阴茎顶在女人唇边。

孙姿只感觉滑滑的一个东西顶在自己的唇边，沙拉酱的味道渗入舌尖，伸出舌尖舔着，感觉圆圆的热热的，不禁睁开双眼，入目的是张儒剑那巨大狰狞的肉茎，自己的粉舌还在龟头上舔弄。

孙姿从来没有为男人口交过，她认为这是不洁的东西，但她看到张儒剑热切的目光，要让这个男人满足的心理战胜了对粗大阴茎的恐惧，不禁微张双唇把男人的小半个龟头含入嘴中，笨拙的用舌头在上面舔弄。

张儒剑只觉龟头顶端已没入孙姿的小嘴，细舌在上面滑动，从没有的感觉从龟头传来。

孙姿的舌尖每当从张儒剑龟头的小孔滑过，就感到张儒剑的身体一颤，心想因该这里是最敏感的部位吧，就专心的舔了起来。

张儒剑只觉阵阵麻痒涌来，龟头顶端那湿热的感觉让他想把阴茎更深入的进入，他沉下腰，腿部弯曲，把阴茎慢慢插入孙姿的小嘴，双唇被挤开，孙姿吃力的张大嘴，忍受着粗大阴茎的进入。

渐渐龟头已经全部进去，半个阴茎被孙姿含住，龟头感觉已经顶到了孙姿的喉部，张儒剑看到女人紧皱着眉头，舌头吃力的在阴茎上舔着，巨大的征服感在心头盘旋。

他开始前后运动阴茎，阴茎在女人的小嘴中进出，津液把阴茎浸湿，甚至可以看到阴茎上粗大的血管，张儒剑喘着粗气，一手握住女人的乳房，用食指姆指夹着乳头，把乳房揉捏挤压。

孙姿已经克服了最初的恐惧，她配合着男人，在阴茎进入时，吸紧双唇让嘴唇紧贴着阴茎用力吸吮，在阴茎抽出时，用舌头追逐着龟头，在上面打转。

张儒剑的快感越来越强烈，他一手扶着女人的头，一手扶着椅背，大力挺动肉茎，肉茎在女人的口中乱撞着，女人用鼻音表示着不满，但依然配合着男人的动作。

张儒剑感到阴茎快要爆炸了，他一下比一下深，动作狂暴起来，甚至有时挤入了女人的喉的深处。

孙姿看着张儒剑满足的表情，努力让阴茎进出着，让这个男人幸福的愿望，让她宁愿自己忍受着男人对自己小嘴的蹂躏，她甚至渴望男人的阴茎全部插入自己的嘴中，用自己的嘴来包容这个巨大的肉茎。

小嘴的感受到的痛苦在这样心理作用下甚至让她身体产生了一阵阵的兴奋，她把手伸向下体，直接滑入了湿润的肉缝，用手指插入通红的肉洞，前后抽插起来，鼻间的呼吸越来越粗重起来。

张儒剑用力的插着，阴茎的阴囊碰到了孙姿的下巴，女人被阴茎带出的津液从嘴角流出，喉咙已经扩大到极限，身体上布满了兴奋的红斑，手指在肉洞翻飞着，淫液涌出，“要来了，要来了……”嘴里不能出声，她只能在心底呐喊着。

张儒剑看着孙姿的身体不规则的扭动，乳球随着身体来回摆动，细长的乳头已经胀到根限，更用力的抽插着女人的小嘴，他要爆发了。

他的阴茎一次次的冲入孙姿的喉咙深处，女人用力吸紧的小嘴让他体味着与抽插女人下体皆然不同的快感，他满足的喘吸着，体会着快感临近的滋味。

孙姿感觉嘴里肉棒的胀大，用力吸着，让双唇在阴茎上面紧裹着，手指也一刻不停的侵犯着自己的下体。

张儒剑只觉阴茎猛得一跳，一股热流从小腹冲向阴茎，阴茎剧烈的收缩，他深深的插入孙姿的喉咙深处，一股灼热射出，精液随口水流出女人的嘴角，在女人的脸郏留下白白的痕迹。

孙姿这时随着张儒剑的射精，也已达到快感的顶峰，两根手指深插在自己下体中，身体一阵阵的震颤着。

第05章 彷徨.

孙姿上班走了好久，张儒剑身子仍深陷在真皮沙发中，回想几日与孙姿母女的生活，脸上的表情不停变化着，一时喜、一时忧。孙姿的温柔，对自己深深的眷恋早已打动了他让生活折磨得几乎麻木的心灵，中午女人为自己奉献时，痛苦的神情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这是女人为了爱而甘愿承受的痛苦。

但他依然彷徨，这段感情的突然出现，打乱了自己拟定的生活节奏，不亚于巨石投入平静的水面所激起的巨大波浪。当他迈入大学门槛的时候，早已决定他所要的人生不是平静流淌的小溪，而是奔流不息的大河。所以他才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的磨难，但眼看在这大四即将毕业的人生十字路口，他却遇到了从没有经历过的犹豫彷徨。

张儒剑狠狠的甩了甩头，让纷乱的思绪暂时离开自己的脑海，看看腰间的呼机，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他决定去书店看看，或许去那里静静心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换了一件斜纹短袖衬衫，穿着自己那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随手理了理盖住额头的头发，关门下楼。

出楼门时强烈的阳光让他不由眯起了眼睛，费力的在成排的小车间找着自己的自行车，好容易才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一辆红色小车挤在路边的绿化带上。他打开车锁，习惯性的拍拍车座，长腿一跨坐在车上。

正在这时身后传来女人高跟鞋扣地的哒哒的清脆声，出于男人本能，他回头看去，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从后面走了上来，匀称的小腿，细带高跟凉鞋前端露出涂着粉色蔻丹的脚趾，细长的手臂臂弯里挎着米色小包，一身乳白色裙装，头发柔顺的披于肩头，戴着一副黑色墨镜看不清脸，只看见擦着亮色唇膏的双唇。

女人好像发现了张儒剑的注视，嘴里发出轻蔑的哼声，头抬着来到红色轿车旁，一弯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车门啪的扣上，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从张儒剑身前倒开，一打弯，扬长而去。张儒剑苦笑一声，这样的态度他见得太多了，不以为意，也离开了。

天气闷热，骑到学校旁自己常去的小书店前，张儒剑已是混身是汗，停好车一头扎进书店。室内很凉爽，张儒剑惬意的享受着，打量着小店，和原来一样，在不大的空间里摆满了书架，几支见缝插针的长椅，东西多而不乱，这也是张儒剑喜欢这里的一个原因。

他在书架中走走停停，来到他常坐的角落时，手中已经拿着两本书，一本ORACLE参考大全，一本西方哲学史，都是以前没有看完的。他没有钱买书，幸好有令人羡慕的记忆力，看一些记住，下次来的时候继续，寝室里的哥们笑称他有一颗奔腾的芯。

张儒剑选择这个角落也是有自己原因的，一是这里光线不太好，总没有人，再就是坐在这里可以避开书店老妇人的目光。老妇人其实对学生很好，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但他常来也总不买书，心中自有一份愧疚，觉得有些愧对老妇人。扎入书中，他就再没有抬头，心灵在书中游弋，在书中他是自由富足的。

外面的天阴沉下来，乌云聚集起来，倾刻间布满了天空，空气越发的闷热，一声闷雷从天际滚滚而来，把沉浸在书中的张儒剑惊醒。看看表发现已经是六点半了，张儒剑恋恋不舍的合上书，小心的把它们插到书架原来的位置。匆匆从书店出来，看看天空中翻滚的黑云，得快点回去了，再晚点可能要下暴雨了。

张儒剑一路飞驰着，街道上的行人都埋头蹬车，张儒剑心想：他们都是向一个地方去吧，那里有需要他们的人，也有他们需要的人。孙姿的倩影又从心头掠过，带来阵阵温暖，不知不觉他已经把那对母女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更用力的蹬着车，希望能快点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路走了大半，伴着一声炸雷，豆大的雨滴从空中砸了下来，空气中充满了土腥味，大雨由缓到急，密密麻麻的下了起来。张儒剑混身湿透，雨顺着前额发梢的流下，眼中已经渗入了雨水，他眯着眼，闯开厚重的雨幕前行。

来到小区门口，保安亭里的保安早已不知哪里去了，他骑到楼门口，想把自行车推到楼道里，这时雨中隐约传来细微的女人的呼叫声，张儒剑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看，大雨白花花的在地上溅起地上的积水，天色很暗，几米外已是看不清了。

女人的呼喊又隐约传来，张儒剑觉得声音有些耳熟，但听不清。他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眼前根本看不清什么，依着记忆，张儒剑来到小区边缘的栏杆前，声音断断续续传来，在女人的呼喊中夹杂着哭音，好像还听到男人粗野的叫骂声。张儒剑听清了，是刘菲菲的声音。

张儒剑只觉一股热血涌上脑门，一定发生了什么。他抓住栏杆想翻过去，栏杆大约两米多高，上面布着尖刺，爬到一半，脚下一滑，他重重的摔在泥水里，翻身爬起，张儒剑根本顾不上混身的泥水。灵光一闪，他忽然想起在不远处栏杆上有一条钢条被人弄坏，那可以让人钻出去，对面是一个小花园，前几天他才与孙姿母女去玩过。

他找到那处破损的围栏，费力的挤过只能容一身材瘦小人通过的缝隙，粗糙的栏杆刮破了外面湿透的衬衫，在他的背上留下了一道划痕，鲜血从伤口流出混在雨水里。

张儒剑顺着人们踩出的小道向前摸索着，刘菲菲的哭音越发清晰，他被脚下一条横在路中的木棍绊倒，爬起时顺手抄在手中，用力攥着。忽然刘菲菲的哭音尖锐起来，又嘎然而止，张儒剑心中一跳，不管不顾的猛跑起来，踉跄着来到小径的尽头，几条人影在雨中晃动，耳边男人淫邪的叫着，张儒剑大喝一声，几步冲到近前。

入目的情景让他怒火中烧，在小花园空地的长条石椅上，四个年青人围在周围，一个粗壮的胖子摁着少女的头，一手捂着少女的嘴，两个上身精赤着的青年分别抓着少女的手脚。

少女嫩白的长腿在剧烈的挣扎着，身上的黑色校服短裙翻在腰间，上身的白色上衣被撕开，一对嫩乳从衣襟中露出，被大字型强行掰开的双腿间，盖着浅浅的黑色阴毛，身前一个黄发青年，下身赤裸着，已经勃起的阴茎已然凑到少女身前。

张儒剑的到来让他们不知所措，黄毛青年首先反应过来，看着这手握木棒，目露凶光的汉子，心里盘算着，四个打一个应该没有问题，不禁哈哈一笑：“小子，老子的闲事你也敢管，要是老老实实呆着的话，老子几个玩完了，你也可以爽一下。”

张儒剑被黄毛挡着看不到刘菲菲的面容，但自己妹妹被人欺负的怒火让他根本不能冷静下来，他恨不得立刻冲过去一棒打倒这个几流氓，雨从额前流下，一声雷声又从天际传了下来，在几人耳边炸响。

张儒剑被雷声惊醒，脑子转了一转，忽的扔下棒子，也哈哈一笑，“原来是大哥在这里办事啊，小弟不知深浅，早听道上兄弟们说起几个大哥是近来冒起的新秀，今天一见果然不凡。”说着露出色迷迷的眼光从黄毛身边瞟过，“这个小妞还真不错，大哥好眼光，就是不太老实，大哥是不是让小弟也搭把手，也让小弟爽一爽？”一把扯开上身的衬衫，扔在一边。

其余三人见张儒剑这般急色，不禁哈哈一乐，纷纷说道：“原来是道上的兄弟。”

黄毛还有点半信半疑，问道：“你是混哪里的？”

张儒剑在校时就听说过，学校东门外一霸，“黑豹”的名声。说道：“小弟是跟着黑豹哥混的，最喜幼 齿，还请几位给豹哥点面子，一起玩儿玩儿。”

黄毛也只是一般的市井地皮，常在刘菲菲学校门口一片游荡，早对刘菲菲见色起意，但平时刘菲菲总有同学相伴回家，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今天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地皮蹲在路边胡侃瞎闹，看刘菲菲一人从学校出来，几人一商量，一路跟来，在小区门口趁雨下起，没人注意，强行把刘菲菲架到小花园想好好玩玩。不想刘菲菲剧烈反抗，刚才要得手，又被张儒剑打断。

他听张儒剑提到黑道上有名的大哥，也只是放了一半的心，阴沉的淫笑着：“原来是豹哥的兄弟，来一起玩。”把身子一让。

张儒剑本想趁黄毛几个放松警惕的时候下手，可看黄毛的架式，自己过去了是后背对着对方，没机会下手，可不过去黄毛必起疑心，这个黄毛还是个角色，便嘻笑着走到少女身边。

少女惊恐的看着，她听到张儒剑的声音，已经认出了张儒剑，但难以相信张儒剑是这样一个色魔，和几个流氓一样对自己心怀叵测，被几个流氓欺负她也没有流泪，在这时泪水却涌出眼框，混在雨水里，分不清哪是泪，哪是雨。

张儒剑看着少女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恐惧、伤心、悲愤、失望，心如被针刺一般。但他又不能表示什么，黄毛在背后随时可能对他有致命一击。他露出一副猥亵的样子，“妈的，这么好的妞，你们是怎么找到的。”手已经盖上了少女露在衣外的嫩乳，乳房坚挺，微微颤动，但却冷冰冰的……刘菲菲心如刀绞，别人又怎么能知道少女心中的痛苦与情怀，当张儒剑的手盖上她乳房的一刻，她放弃了抵抗，闭上眼，不去看张儒剑的丑恶嘴脸。任由雨水在脸上冲刷着泪水，心里呼喊着：“妈妈，你怎么可以喜欢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是他啊？”她紧咬住下唇，忍受着张儒剑对自己乳房的侵犯，尖利的小齿尖陷入红唇，沁出殷红的血珠。

少女很早熟，几日相处下来，她早看出了刘姿的不正常。平时端庄稳重的妈妈，这几日一反常态，衣着开始性感起来，不止一次被她看到眉目含情的看着张儒剑，而且也爱笑起来。

从几年前父亲长驻海外，这个家就只靠母亲一人一力承担，母亲在生活与工作的重压下日渐消沉，常一个人偷偷垂泪，在自己面前却强颜欢笑。她理解母亲的痛苦，从心底里讨厌父亲的无情，在母亲面前表现得乖巧娇憨，作一些事来讨孙姿的欢心，尽自己的努力来分担母亲的痛苦。从张儒剑来到家中后，家里的气氛改变了，她也喜欢上了这个英俊博学的青年。

那日，她听到身后母亲与张儒剑极力压抑的喘息，闻到房间里淫液的味道，心里已经猜测出身后发生的事情，但她没有声张，甚至为母亲感到高兴，为母亲的重生而喜悦。可如今张儒剑的表现让她一阵阵的心冷，为自己感到耻辱，也为母亲感到悲哀。她已经放弃了，从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打击让她彻底垮掉了。

三个按住刘菲菲的青年感到了少女的无力，惊喜的淫叫着：“老大，这小娘们没力气了，快上啊，兄弟几个可忍不住了。”几双手在少女暴露的纯洁无瑕的身体游动。少女忍受着，她希望雨水冲去心头的耻辱，让这一刻快点过去。

黄毛这时已经完全放下心来，一手揉搓着阴茎，“妈的，一看就是雏，让爷们给她尝尝男人的滋味。”一手在少女微微隆起的阴埠上用力抓拧着，入手柔嫩的触觉让他的阴茎胀起。张儒剑双眼赤红，看着少女的身体被几人蹂躏，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一个男人看着自己的妹妹在被别人淫奸。

黄毛呼呼的喘着气，他的注意力全都注意到了菲菲还没有被开发过的下体，阴茎重新勃起，他推开少女身边几人，俯在少女身上。

张儒剑怎能看着菲菲被这个畜生污辱，他怎能让这个卑劣人的下体碰到少女纯洁的肉体，他抓住这个机会，猛的暴发了，没有任何预兆的用手刀斜砍在黄毛的颈部，黄毛悲鸣一声从菲菲身上翻落在地，眼一翻已经昏死过去。张儒剑不知自己用了多大劲，这个从重体力劳动中锻炼出来的男人在暴怒下全力出手，只一下就把黄毛击得不知死活。

张儒剑趁那三人全然没有反应过来，选中呆立身旁的粗壮的胖子，一手肘击在胖子的脸上，坚硬的肘关节撞到胖子的鼻子，在雨中发出清脆的响声，胖子惨叫一声，仰面摔倒，刚才还在阴茎上的手已盖在脸上，哀嚎着在地上痛苦的打着滚。

剩下的两个这时才清醒过来，呼喊着向张儒剑冲了过来，张儒剑双手拦住其中一个长发青年打向面门的拳头，已被另一个短发青年扑倒在地。二人在泥泞中打着滚撕打着。

张儒剑除了在艰苦生活中锻炼出来的强壮的身体外，根本没有街头斗殴的经验，他忍着落在身上的拳头，只是死死用手臂勒着短发青年的脖子，在泥地里打着滚，任由长发青年在身上的踢打。

短发青年一手掰着张儒剑的手臂，一手用手肘死命磕着张儒剑的小腹，一下下重击着，张儒剑用力勒着短发的脖子，只觉眼前金花乱窜，小腹部传来的清晰的痛觉，像锯齿在神经上拉动，嘴角流出的鲜血很快就被雨水冲走。

短发只觉眼前发白，意识快要模糊，他觉得是人就会在自己这样的打击下松手，这在街头打斗中百试不爽的手段在这个人身上竟然不起作用，他是人吗？长发看到自己的踢打完全没有用，猛然回头冲向那根张儒剑丢在地上的木棒。他已经疯狂了，他要看着张儒剑在自己面被打倒。

张儒剑发觉短发在自己的身下不动了，手肘对自己小腹的击打也停止了。他一手捂着小腹，一手支撑着沉重的身体，意识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去看看那个小 女孩，他要保护她。

嘴角的血淌在胸前又被雨水冲下，他吃力的张着眼想寻找少女的位置，脑门忽然一阵剧痛，眼前一黑，身体被木棒击打得向后仰着，慢慢倒向泥水中，眼睛直视着天空。天上的乌云好像快要散开了，雨小了起来。张儒剑无力的仰躺在水中，心头一丝不甘，不能这样子倒下，菲菲还在那里躺着……长发提着由于用力击打而从中间断裂的木棒，看到张儒剑倒在水中，狂笑起来，“哈哈……，你到底被我打倒了，我赢了，我打倒……”声音突然中断，他惊讶的看到张儒剑用手摇摇晃晃的支撑起身体，眼睛直直的盯着他。

他双腿一软坐在水中，眼中狂乱的神色已经转为恐惧，他害怕了。眼前的人面容扭曲，额头上的血不停的涌出，血盖在脸上，流过眼睛，半睁着的不似人的眼珠一动不动。

长发觉得被盯的心里发毛，他战栗着，双手一撑地，一跃而起。他要离开这里，这家伙不是人，是索命的幽灵。他一步步的退着，退到了空地的尽头，但那空洞的眼睛好像还是在自己眼前，他惊恐的大喊着，转身逃去，这一定是一场恶梦。

张儒剑看着长发离去，要站起来，可剧痛袭来，他俯下身在泥水里拼命呼吸着，他还有一件事没做，他用手肘挪着，爬向那件已经破烂的衬衣，几米的路，让他觉得好累，好想休息，用指尖触到衬衣的一瞬，他觉得已再也没有力气了，眼前红糊糊的一片，眼皮好重。

一声尖锐的女人的哭声划过整个空地，刘菲菲早已看到这一切，可她一动也不能动，她的心在作痛，她的思想在混乱，男人的行动证明着自己的无知。她不顾一切的扑了上来，扶着张儒剑的身体，撕心裂肺哭喊着。张儒剑吃力的抓起衬衫，想披在女孩的身上，可是没有成功，他太累了，眼皮沉了下来，世界在意识存在的最后一刻是一片的血红。

       第06章 医院.

张儒剑不时被剧烈的头痛侵袭，眼着一幅幅画面闪过，时而是孙姿侧卧于床优美的身姿，时而是长毛扭曲的脸，时而是自己肩扛沉重的水泥袋艰难的移动，最后刘菲菲那双充满恐惧、伤心、悲愤、失望种种感情的双眼定格在脑海里。

他拼命地想说着什么，却一句也讲不出，少女的双眼渐渐模糊，他想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抓不到，头剧烈的痛着，血红，眼前又是一片血红，张儒剑的意识又沉入冰冷的黑暗中。

张儒剑的意识再次被头痛从黑暗中驱赶出来，他在烈日下赤身裸体的跋涉，身边没有一个同伴，阳光直射在他的头顶，背后火辣辣的痛，头晕目眩，热、太热了，水，他想喝水，伸舌舔着干裂的双唇，没有湿润的感觉，只有剧烈的痛。

“水，我要水。”他大喊着，双手在喉咙上抓挠。

忽然一滴温热的水滴在他的面颊上，接二连三的滴落，雨，下雨了，他张开双唇，任雨滴落在舌上，他贪婪的吞咽着，耳边好像有女人低声啜泣的声音，忽有忽无，象从天际传出，听不清，他太累了，他要休息了。

张儒剑在迷迷乎乎中醒来又睡去，眼前幻觉不断，但女人低声的啜泣声始终都伴随着。

张儒剑又一次被女人的哭声惊醒，这次不是啜泣，是痛哭，他心里好笑，是什么事哭的这么伤心，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另一个声音吸引，很冷。

“病人的脑部受到剧烈的撞击，再加上失血过多，目前看虽然危险期是度过了，生命体征正常，但身体很虚弱。晕迷是脑部受损的普遍现象，情况不好说，以后植物人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医生能作的也就这么多，只有等。小姑娘请别这么大声好不好，这里是医院，你会影响到其它病人的。”

“是说自己吗？小姑娘，难道是刘菲菲？我在哪儿？我怎么了？”他想睁开眼，可眼皮是那么的重，想抬手可连手指也动不了，除了意识分外清醒，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

那个冰冷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对病人多说说话，虽然起不了什么大用。对了，要注意给病人活动身体，要不四肢萎缩，就是能醒过来也成废人了。小姑娘你要是再哭就请出去，还要我说几遍？”

张儒剑耳边的哭声低落了下来，但听得出是强制压制着，声声哽咽让他心乱如麻，他想挣扎可没有用，身体象木头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身体失去自由的痛苦让他愤怒了，头痛，头好痛，他又晕迷过去了。

耳边传来女人温柔的声音，“儒剑，虽然你听不到，可我还要说，这些年我早已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可你的到来让我产生了新的希望，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当初的选择，你知道我是多爱你吗？”女人的声音颤抖了“我希望……，我希望不是你，而是我躺在这里……”，女人说不下去了，呜咽起来，脸贴在张儒剑的脸旁开始哭泣。

张儒剑感觉脸颊上温热的水珠滑落，是孙姿，是她，他多么想把女人抱在怀中，爱抚，可他却不能。他感觉孙姿的哭声小了，脸离开了，一双手擦去沾在自己脸上的泪痕。

女人的声音又响起：“我不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知道你也爱我，被你爱过就行了，那怕只是那么几天。即使你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我也不会离开你。

可……”女人的声音犹豫了一下，“可我还想得到你的爱抚，和你在一起太幸福了。你摸摸，我的脸都红了。”

孙姿拉起张儒剑的手，用脸颊磨擦着，张儒剑感觉到女人泪迹未干的脸透着火热，脑海里浮起孙姿娇艳的脸。女人拉着张儒剑的手滑过嘴唇，用舌尖轻舔，用牙齿划过，把他的一根手指放入口中吮着。

“儒剑，你感觉的到吗？我是不是很淫荡？我听人家说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女人，如果你也希望我这样，我就变成一个荡妇，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享受。”

张儒剑内心又一次被震憾了，女人的深情铺天盖地的潮水般涌来，小腹能感觉一股热流，他惊喜的发现自己好像有感觉了，似乎身体不再是木棒一样，他几乎感觉到自己的肌肉可以细微的颤动。

孙姿没发现张儒剑的异样，她拿着了被唾液浸湿的手指，滑过优美的颈部，“儒剑，我的乳房好胀啊，你帮我揉揉啊，我好喜欢你抚摸我的乳房。”

张儒剑听到悉索的衣服磨擦的声音，随后手被带到了一个温润的肉团，上下摆动，乳尖在手掌心顶着。

“啊，我的乳房美吗？那天你就是偷看我的乳房，你看，乳头都立起来了，嗯，你的手好坏啊，人家的心都痒痒的了，乳头是人家最敏感的部位了，你觉得我的乳头好看吗？长长的，软软的，人家很喜欢它呢，现在它们麻麻的，好像有小虫在咬，嗯……”

孙姿紧咬细齿，面色绯红，身上渗出细微的汗珠。身在病房，却作出这样淫荡的行为，让她体验到了另一种禁忌的快感，下体的肉缝已经可以感觉到粘粘滑滑的，可为了张儒剑她什么都可以做，即使是一个荡妇，只要张儒剑高兴。

张儒剑感觉自己的手被拖着来到孙姿的裙下，感觉到丝质布料特有的轻薄触觉，手已经盖在了孙姿阴阜上方的小腹上。

“人家的身材是不是很好？和你在一起这几天，人家都胖起来了，你摸是不是？害得人家这段时间穿套裙的时候都得憋着气，才能穿上。呵，这条内裤是特意为你买的呢，摸起来很舒服吧，是红色的，我喜欢它，悄悄告诉你，它是透明的，试穿的时候，从镜子里都能看到人家的下体呢，就是想诱惑你。”孙姿痴痴的述说着，与张儒剑分享着自己的秘密。

张儒剑的血在血管里奔流着，下体一阵阵的火热，阴茎虽没有勃起，但已经感觉力量像清泉一样一丝丝缓缓注入身体。孙姿把双腿分得更大了些，把张儒剑的手夹在两腿间，然后夹紧，前后摆动，像张儒剑曾经作过的一样。

“知道吗？我最喜欢你这样磨擦我的下体，你是不是能感觉到啊？是不是很滑、很热？人家的淫水已经流出来了，这是为你流的。你喜欢吗？人家的肉洞好痒啊，你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还不醒啊？我需要你！”

孙姿突然把头埋到张儒剑盖着的被上，痛哭起来，“儒剑，你快醒来啊，我们母女都需要你，你真得感觉不到吗？我太害怕了，害怕失去你，又成了我一个人。这几天我们母女什么办法都想了，可你还是没有知觉，我不知该怎么办，这是最后一个办法了，用我的身体来唤醒你，可没有用！没有用啊！！！”她用力捶打着张儒剑的前胸，失声痛哭着。

孙姿那天回到家中，张儒剑已经离开家，留下的字条说自己去书店，可直等到快七点半，做好的饭菜都凉了，张儒剑没有回来，连平时总是准时到家的女儿都没有回来。

看看外面阴沉的天气，雨已经几乎不下了，她实在等不及，打算去女儿的学校看看。刚出楼门看到女儿混身是血，衣衫不整的奔了过来，好像没有看到她一样向楼道内冲去。

孙姿一把拖住女儿，知道出事了，顾不得询问，先看看女儿有没有受伤。菲菲强扭着要挣脱孙姿的手臂，混身哆嗦，嘴里喃喃念着，“他死了，他死了！”

孙姿毕竟也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事情也遇到不少，虽然心里紧张，但也没失了分寸。忙把女儿搂在怀中，拍着女儿的背，“菲菲不怕，是妈妈，是妈妈，发生了什么事？”

刘菲菲定了定神，终于哇的哭了起来，“张儒剑，张儒剑被坏人打死了！”

孙姿脑中一声巨响，只觉脚下轻飘飘的，“儒剑死了？”她猛的晃动着女儿的身体，“在哪儿，他在哪儿？”

刘菲菲双眼无神，无力的说：“在小花园，他死了，我看到的。”

不知那里的力量，孙姿拖起女儿，“快带我去。”

两人跌撞来到小花园的空地上，地上趟着横七竖八的人体，孙姿一眼就认出张儒剑，她扑上去，扶起倒在水坑边上的张儒剑，水坑里的水已经被张儒剑的血染红了。

张儒剑在她怀中一动不动，孙姿在这种情况下反到冷静下来，她试了试张儒剑的鼻息，若有若无，他还活着。

她对在旁哭泣的刘菲菲厉声呵道：“快去叫车，他还没死。”

母女两人在出租司机的帮助下，把张儒剑送到了市内最大的第一人民医院，这里的院长是孙姿的熟人。靠着院长的关系，一切住院手续从简，张儒剑直接被送进手术室抢救。手术整整进行了五个小时，直到半夜才结束。孙姿一边焦躁的等待，一边还得安慰仍处在惊恐中的女儿。

手术结束后，张儒剑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一天后又转到医院特护病房。病情十分严重，脾脏破裂，头部重创，大量失血，还好手术比较成功，命是保住了，人却一直晕迷不醒。

刘菲菲在张儒剑转入特护室的当天，也病倒了，过度惊恐，导致身体虚脱，不过还好不严重，住院两天后，已经恢复正常。

到今天，已经是整整十天，母女俩轮留悉心照顾张儒剑，想尽办法，张儒剑也没有苏醒的迹象。

今天，孙姿抱着最后的希望，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唤醒张儒剑，可是看到张儒剑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悲从心来，痛哭起来。

张儒剑感受着女人深切的悲痛，女人的捶打让他受伤的腰间剧烈疼痛，他忽的发现自己的嘴角竟然能因为疼痛而抽搐，身体的控制能力又回来了。虽然还不能动，眼睛也睁不开，但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康复的迹象。

孙姿哭了良久，收住啼声，这才发现自己忘情之下，一直在捶打张儒剑，不禁大悔，立起身来，要查看张儒剑的伤口，但起身才发现腿间的异物，由于哭泣而苍白的脸上升起红云。

她把张儒剑的手从腿间抽出，握在小手中，幽幽的说：“儒剑，你要是真能醒过来，以后睡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手专用的位置。”长叹一声，眼圈又是一红。

看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忙整理凌乱的衣襟，理了理秀发，从床下抽出一个脸盆。去卫生间，打热水，该给张儒剑擦洗身体了。

这个特护病房是仿宾馆标准间设计的，自带卫生间，一般人没关系，没有经济实力是住不上的。房间正中偏窗口是一张大床，是供病人睡的，大床一步开外是一张小床，供陪侍的家属休息。

这几天来，孙姿与女儿就是轮流在这里休息的。

孙姿调好水，自己试了试温度，揭开薄被，露出张儒剑的身体，为了保持身体干爽，除了腹部厚厚的绷带，张儒剑一丝不挂。

她细心的擦拭着张儒剑的身体，擦完后又抹了一些干爽粉。干完这些后，已是香汗淋漓，整整花费了一个小时。

她洗了个澡，披着睡衣出来，坐在张儒剑床边看着，倦意袭来，又是一叹，该休息了。孙姿睡在小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坐起身，想了想，把睡衣脱下，挤在张儒剑床上，把男人的一支臂膀枕在头下，赤裸的身体紧贴在男人身上，小腿曲起，像小猫一样蜷着，这样她才感觉男人没有离自己而去，满足的睡去。

张儒剑闻着孙姿的发香，身体感觉到孙姿柔软的身体，也睡去了。

清晨的阳光从窗口射入，床上的两人仍在熟睡中。薄被的一侧被孙姿的俯身压在身下，两片丰臀，一条修长的大腿露出薄被，暴露在晨曦中。房门嗒的一声轻响，刘菲菲走了进来。这个少女经过这次事件后成熟了不少，虽然面容里带着一丝忧郁，小脸瘦了一圈，但仍是清秀可人，姿色竟比以前还耐看了许多。

她看到眼前的情景，一愣，又释然了，母亲对张儒剑的感情此刻她体会的更深，因为她自己也对张儒剑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张儒剑在小花园的表现让她重新认识了这个男人。

在他最后倒下的一刻还要为自己披上那件衬衫，使她为自己对张儒剑的误解感到不安，没有这个男人，自己现在不知会怎样，她甚至不敢去想。

那件衬衫她已经洗好，细心的补好，对于这个从小在母亲关爱下的女孩，针线是那么陌生，但她还是尽自己最大了努力完成了平生第一件作品。衬衫是补好了，但前胸后背的血迹却洗不掉了，她心中男人的身影也永远抹不掉了。

在一瞬间，她甚至对母亲产生了小小的嫉妒，因为她的面容是那么的安详，她正在自己心爱男人的臂弯里幸福的熟睡。

孙姿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很强烈了，她看看床头的钟，呀，已经九点了，平时这个时候，女儿早已来了，看看房间内，一览无余，放了心，虽然自己已经从身心都献给了这个男人，但她还是很小心的不想让女儿知道，她不知女儿会是什么反应。

她先俯身亲了一下张儒剑的脸颊，然后穿衣起床，像往常一样，先给张儒剑洗脸擦身，才自己去洗漱。

张儒剑也醒了过来，体会着女人如妻子般的服侍，心里很坦然，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与孙姿换位而处，他也一样会如丈夫般对待孙姿。耳边孙姿的脚步离去，他觉得今天精神很好，头痛已经减轻了许多，身体经过一夜的睡眠好像更有力量了。

他试着睁眼，用力，眼皮只能微微撑开一条细缝，一丝光亮透了进来，很刺眼。想用力握拳，只觉小指可以微动，他已经很满意了，虽然还是不能动，但相信不久自己就能站立起来。

刘菲菲在医院院中来回踱着，估计妈妈差不多已经起来了，来到病房前，没有直接进去敲了敲门。

已经打扮停当的孙姿打开门，让女儿进来，她要赶去上班，临走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转头对女儿说：“菲菲，今天是例行检查，凌医生一会儿要来。”

女孩柔柔应了一声，坐到了张儒剑床前。

孙姿看着女儿消瘦的脸庞，叹了一口气。这个孩子刚从病床上起来，就坚持着来照顾张儒剑，与自己轮流看护，也幸好这样，她才免于在两个病人间来回奔忙。

看着她看张儒剑的眼神除了歉疚感激，好像还有点什么，很熟悉，却又形容不上来。上午自己还有个会，要迟到了，她匆匆的离去了。

第07章 柔情.

刘菲菲静坐在张儒剑的身旁，小手抚摸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眼角似有泪花翻滚。这几天她一直深深的自责，那梦魇一般的经历，让她体味到善恶之间的对决。少女情怀总是诗，她也幻想过与未来的幸福生活，期待着自己白马王子的出现，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弦被眼前的男人拨响。

一开始她被张儒剑的英俊吸引，接着发现了他的博学，但这也仅仅是欣赏而矣。

后来她发现了张儒剑与孙姿之间的情愫，由衷的为妈妈感到高兴，也更与张儒剑亲近了，喜欢张儒剑到家中后家里那悄悄改变着的生活。

缺少的父爱的她，从张儒剑的身上感到了男人的关爱，欣赏转为对长辈的依赖，把张儒剑当作大哥哥。

但那天的经历让她终于让她把张儒剑当作一个男人，他坚实的臂膀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在他身旁自己是安全的，即使是现在张儒剑只能躺在床上，但她相信如果有事发生，他一定会一跃而起保护自己，少女的一缕情丝已经牢牢的附到张儒剑的身上。

张儒剑在轻柔的抚摸中醒来，他一时感觉是孙姿，但又不对，虽然是一样的充满深情，但鼻间的清香明确告诉他不是。

孙姿体香成熟浓郁，闻在鼻间让人有种意乱情迷之感，而身边人身体逸出的味道，清新淡雅，在淡淡的沐浴露味道中还有着一种幽香，他在记忆里搜索着，是菲菲，对，因为这种幽香是处子的体香。

刘菲菲收回散乱的思绪，该给他按摩了。揭开那床薄被，露出张儒剑赤裸的身体，小脸微红。虽然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张儒剑的身体，但还是禁不住的害羞，第一次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看张儒剑的身体，但想想男人为自己的付出，命几乎丢在小花园，心里也就坦然了。

菲菲的小手从张儒剑的手臂处向上揉捏，直到颈间，然后换臂，手臂按完，鼻尖上已经冒出了细碎的汗珠。她用搭在一旁的毛巾擦了擦，然后脱鞋，跪在床上，用心按压揉搓着张儒剑的前胸，渐移到小腹。不知是不是按摩的太费力，她呼吸有点急促，小脸红的象快渗出血来。

菲菲只觉自己的目光不知放到何处，自己正面对着男人的下体，那浓密的阴毛从小腹延伸到腿间，蜷缩的阴茎懒懒的垂下，深色的肉囊紧缩着。

菲菲的心剧烈的跳着，身体软软的，几乎没有力气，小手停留在张儒剑的小腹，手下的阴毛硬硬的。她抬起手，小胸脯剧烈的起伏，她忽然想摸摸它。

菲菲和平时几个亲近的女孩间也有着对男人身体的谈论，但纯洁的少女们对男人的身体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都是模糊的知道与女孩完全不同。今天不知怎么看到男人的下体，心里起了这样古怪的想法，这在前几天都是没有过的。

她深呼了一口气，小手颤巍巍的探向张儒剑的阴茎，握在手中，软绵绵的，摸起来很舒服。她忽觉房间很热，心跳的很快，自己的身体内流窜着热流，乳房有点涨，嗓子有点干，不觉用力咽了口唾涂，发出小小的吞咽声。

张儒剑的心这时已经提到了嗓子点，少女好奇的动作让腹间又升腾起那熟悉的燥热，跨间的阴茎微微有点勃起。他觉得自己很无耻，对这个平时自己当妹妹看待的女孩有了欲望，可他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身体是随着他的原始本能来反映外界的刺激。尽管他努力的抑制着，但阴茎开始火热。

正在这时房门砰砰的被人敲响，菲菲慌乱的松开张儒剑的阴茎，跳下床，盖好薄被。一切刚刚作好，房门已经被推开。

张儒剑的心放了下来，他不知如果刚才发生了什么，他以后还怎么面对这个女孩，可能只能一辈子不安了。耳边响起刘菲菲怯生生的声音，“凌医生。”

“嗯，查房。”又是那冷冷的没有一丝人情味的声音。

张儒剑的心里有些生气，他认出这个声音在那天曾经对菲菲严厉的呵斥过。

张儒剑感到身体一阵发凉，床单被人扯去，一个冰凉的温度剂塞到腋下，胸前搭上一个圆形物体，应该是听诊器，“嗯，嗯，咦？病人的情况不错，心跳很有力，很好。”

刘菲菲小心的在旁问着：“他多长时间才能醒？”她有点怕这个医生。

“不是说过了吗？只能等。”医生不耐烦的说道。

“注意病人的情况，有问题再来找我。”医生说完，转身离去，房门嗒的一声关上了。

房间里重新陷入寂静中，菲菲老老实实的为张儒剑盖好薄被，她可没有勇气再为张儒剑按摩了。

她忽的扑哧一乐，“剑哥哥，刚才那个医生好凶啊，不过长得可真漂亮，我以后会不会那么漂亮？我知道你喜欢漂亮女人，因为我妈妈就很漂亮，我也一定要漂亮，因为漂亮了，你就会喜欢我。”她皱了皱眉，“可妈妈也喜欢你，你也喜欢妈妈，那我怎么办呢？你分一点喜欢给我好不好？”

说完后，她伏到张儒剑胸前，喃喃着：“我有点嫉妒妈妈，因为她可以得到你的爱。可妈妈也很可怜，她一个人过得很辛苦，我不想她不快乐，我和妈妈一起爱你好吗？”眼中又淌出泪来。

张儒剑心中地震一般，他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心中也对自己有了爱意，竟然渴望与孙姿一起得到自己的疼爱，可自己对她只有兄妹之爱啊。

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呢，如果拒绝，会伤了一个纯洁少女的心，自己也不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尤其还是一个这么温顺讨人喜欢的女孩。而且女孩也发现了自己与孙姿的感情。

菲菲搂着张儒剑的身体，把头伏在他的胸前，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能感到张儒剑属于自己，她觉得一阵倦意涌上心头，伏在张儒剑胸前睡去。张儒剑可以感觉到女孩胸前的坚挺顶在自己的手臂上，不同于孙姿乳房的柔软，少女的乳房柔软中透着坚挺，压在胸前硬硬的。他觉的阴茎又有勃起的迹象，身体也觉得有力了，好像性的刺激对自己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

菲菲沉沉的睡着，张儒剑胡思乱想着，母女共侍一夫，这似乎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单纯从男人的角度来说，这种艳遇谁又能抗拒，但道德的准绳又不能让他踏入这个禁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菲菲嘤的一声苏醒过来，肚子好饿啊。

晚饭吃过，已经是晚上八点了，病人基本上都已休息，菲菲又给张儒剑擦了一次身体，自己洗过澡，穿着带来的睡衣躺在小床上。下午睡得太多，一时也睡不着，想想张儒剑，想想妈妈，早上妈妈赤身睡在张儒剑身边那满足的面容又浮现眼前。

她起身，裉去身上的睡衣，身体带着少女的青涩，瘦但又纤长，胸前的一对嫩乳骄傲的挺立着，两粒粉红的乳珠在微凉的空气中矗立，小腹平坦，与孙姿不同，少女的阴阜上盖着一层密密的绒毛，双腿闭合，但两腿间有两指宽的缝隙，一道粉红色的肉缝从阴阜下端向腿间延伸。粉臀向上翘着，平滑的过度后是两条修长的腿，很完美的少女的身体。

她揭起薄被，把身体贴在张儒剑的身侧，搂了搂，觉得不舒服，又爬起伏在了张儒剑身上，双臂环住张儒剑的颈间。菲菲觉得脸燥热，把脸紧贴在张儒剑的胸上，听着张儒剑强力的心跳。

自己一个姑娘作出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不妥，但想体验妈妈幸福的滋味的心情又让她实在放弃不了这个诱惑，何况夜色已经笼罩在病房里，这个时候做点什么好像没人会知道。

张儒剑也没有睡着，他感觉着女孩的动作，心头一阵震颤，这个女孩在做一个危险而疯狂的游戏。菲菲的乳房贴在他的身体上，两人身高的差距让女孩的下体与张儒剑的下体刚好贴在一起，阴毛纠缠在一起，阴茎舒适的刚好在女孩两腿间的缝隙里。

女孩用手在张儒剑的胸前抚摸，好奇的玩弄着男人的乳头，张儒剑在这样的刺激下，下体开始肿胀，阴茎悄立起来，贴在了少女的肉缝上。

菲菲感觉到了下体紧贴着的灼热肉棒，很奇怪，伸手向下体摸去，抓住了张儒剑的阴茎。阴茎还没有完全勃起，女孩摸着，心里想着这是什么东西，从手中的感觉来看，象是早晨才抚摸过的男人的肉茎，但又是那么的不同，硬了许多，热得烫手。

她只觉脸更热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天性让她知道，这是只有最亲密男女间才会有的事。

她觉得乳房胀起，乳头硬硬的顶着，身体很奇怪，难受极了。她抬头看了看张儒剑的脸，眼是紧闭的，好像与平常没什么不同，放下心来，身体的难受感觉让她忍不住想发出声来，可发出的却是浓浓的鼻音，“嗯……”

她把身体从张儒剑身上慢慢滑下，把头伏在张儒剑腿间，室内的光线不足以看清，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挺立着。她用小手握着肉茎，火热火热的，放到鼻前闻了闻，浓浓的一股男人的气息，她深深的闻着，身体在颤抖着，她知道自己该停下来，但对男人身体的强烈好奇心却驱使她继续下去。

菲菲浓醉在男人的体味中，她感到下体一阵的骚痒，她用两腿夹住张儒剑的大腿，紧贴在上面，那坚实的触觉让体内的骚痒稍微的减轻了些。她低声的喘吸着，小手紧握，她发现一只手根本不能将阴茎完全握住，另一手也伸了过来，两手才能把阴茎完全包裹。

强烈的好奇让她想继续探索男人身体的奥秘，她把一支手从男人肉茎的根部滑落，抚摸着男人的阴囊，阴囊外表粗糙，布满褶皱，“它好丑。”，她心里想着，用手托着男人的阴囊，里面有两个小球在来回滑动，她不禁用手揉弄着，体味着。

张儒剑快要发疯了，他的下体被女孩玩弄着，阴茎完全充血勃起，一支腿可以感到少女下体的柔软。菲菲觉得男人的阴茎在手中不停的胀大，身体内的热流在小腹盘旋，下体的骚痒感一阵接着一阵，她不安的扭动着身体，让下体在张儒剑的腿部磨擦，“好舒服啊。难道这就是男人与女人间的游戏？”

菲菲的小手在张儒剑的肉茎上滑动，她发现男人肉茎的外皮可以随着手部的运动而上下运动，她好奇的用小手上下在肉茎上运动，忽然她觉得手上有液体流过，滑滑的，用手往上面摸去。在那肉茎的顶端，有一个小口，“液体应该是从这里流出的吧”，她继续用小手在肉茎上上下在撸动，液体已经把小手润湿了，发出“啧啧”的水声。

听着这声音，她觉得自己的小腹一阵灼热，下体分泌出液体，沾在张儒剑的腿上滑滑的。她小声的呻呤着，下体在张儒剑的腿上剧烈磨擦，手也不由得快速运动起来。

张儒剑只觉自己的忍耐已经快到极点了，少女无意识的举动带给他无限的刺激，他觉得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升起，好像力量顺着毛孔回到体内。

少女的身体剧烈的颤拌着，她觉得身体好像要飘起来，舒服的感觉在全身弥漫开来，她急促的呼吸着，下体在张儒剑的腿部快速磨擦着。

“要来了……要来了……”她不知自己在为什么吐出这几个字，可感觉确是如此。

菲菲的身体终于一颤，僵硬在那里，肉缝中涌出大量的淫液，滑过张儒剑的腿，流到床单上，张儒剑也在这时候到达了顶点，激射的精液喷在菲菲的脸上，双手紧紧握成拳。

他发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了，虽然无力，但已经能动了。

张儒剑试着睁了睁眼，沉重的眼皮艰难张开，一缕月光映入眼底。

“菲菲……”颤抖的字眼从嘴中吐出。

菲菲被张儒剑突然的射精惊呆了，还伏在张儒剑的腿间，脸上的精液慢慢流下。她根本没意识到张儒剑在叫她，心底的情欲裉去后，是对自己身体的惊讶，自己刚才是怎么了？那种舒服的感觉还在下体徘徊，这就是男女之间的秘密吗？

她呆想着。

张儒剑无力呼出第二声，只能静静的积蓄着力量，自己和女孩虽没有真正的发生关系，但也等于发生了关系，身为男人就要为这一切负责，他要好好想想与这对母女的关系。

菲菲从呆想中恢复过来，看了看眼前的狼籍，自己的脸上还沾满了男人的体液。她敢忙收拾起来，去卫生间打了水，先洗了脸，然后用毛巾给张儒剑擦拭下体及腿上两人的体液。

刚才下体的强烈感觉想让她看看自己的秘密，她一腿跨在床上，一腿踩地，俯身探视，借着明亮的月光，她看到下体闪着晶莹的珠光，原来密闭的两片肉唇现在微张着，淫液布满整个下体，她脸红的发烫，用毛巾细心的擦拭。

刚经历高潮的下体很敏感，一擦有些微微的痛楚，她皱着眉，“我是不是不是处女了，她们都说女人不是处女的时候会痛，我是不是已经把处子之身献给他了呢？”

菲菲不由的抬头看着床上的张儒剑，一声惊呼，她看到张儒剑睁着明亮的眼睛看着自己。

第08章 情挑.

菲菲看着张儒剑明亮的眼睛，嘴唇剧烈的颤动着，这一刻，她已经等待了太久，十几个昼夜仿佛一生般漫长，噬骨的悔恨让她日日以泪洗面，她觉得自己欠张儒剑太多，用一生回报也显的短暂。

菲菲的喉头哽咽着，胸脯起伏着，小手紧紧抓着手里的毛巾，用力绞着，身体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直没有动。张儒剑体会得到菲菲的激动，自己何尝又不为身体的重生而兴奋，他艰难的抬起双手，作了一个抱的动作。

菲菲猛的一头扎到他的怀里，嘤嘤的哭了起来，娇啼百转，十几天的苦恼伴着泪水一股脑的涌出。对一个十六 岁的少女来说，这样的感情负担已经太沉重，如今张儒剑醒来了，紧绷的精神放松了。她用力的抱着张儒剑的身体，好像一松手，这个男人就会再度昏睡，再也不会醒来。

张儒剑感到胸前的薄被被菲菲的泪水润湿了，少女的紧抱着的双手让虚弱的身体难以承受，腹间剧烈的痛疼着，他极力压抑着，可一声低沉的呻吟声终是从嘴里传出。

菲菲听到了这声呻吟，抬起摩挲的泪眼看到张儒剑脸上痛苦的表情，终从强烈的喜悦中清醒过来，急忙立起身来，可仍不愿离开，一双小手牢牢抓住张儒剑的一支大手，关切的问：“剑哥哥弄痛你了吧，现在感觉怎么样？”

张儒剑轻轻的吁了一口气，眼睛里的少女神情紧张，一双俏眼流露的关心是那么的真切，他不由的避开少女直视的双眼，心里如同乱麻，母与女皆是对自己一片深情，可自己与孙姿已是不伦之恋，一个刚成熟的青年与一个美艳少妇之间即使有真情又怎么容于这个社会，何况孙姿还是有丈夫的人。

如今菲菲也卷入了这一片纷杂的感情旋涡，少女的真情让他感动，但更让他难以接受，这个纯洁的女孩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即使自己接受了，那孙姿怎么办，旁人又是怎么看呢？

菲菲单纯的心思又怎能想到这些，她见男人眉头紧皱，以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让张儒剑生气了，急忙辩道：“剑哥哥，人家刚才是太高兴了，才把你弄疼了，是哪里痛，让菲菲给你揉揉。”在少女的经验里，自己有痛楚的时候，妈妈总是这样处理的。

“是不是这里？”少女俯身跪立在床上，小手在张儒剑的腹间揉动。张儒剑看着少女纯洁无邪的神情，裸露的身体是那样的柔美，一双嫩乳随着身体的动作微微晃动，他又觉自己的腹间有热流涌动，急忙道：“菲菲，不是，衣服。”简单几个字，说的很艰难，身体还是很虚弱。

菲菲奇怪道：“你冷吗？”顺着张儒剑的目光看去，这才发现自己还是赤身裸体，忙揭起薄被掩在胸前，脸红起来，不敢看张儒剑的眼睛，却又看到了张儒剑的裸露的身体，一时不知怎么办好，僵在那里，心里感觉羞涩的时同，又微微有一点甜密，男人的反应告诉她，自己的身体还有吸引力的。

微微尴尬的气氛在两个人中间弥漫，少女细齿咬着自己的樱唇，“你……，你把头转过去！”张儒剑闻言心里不禁一乐，头转了过去。

刘菲菲穿好睡衣，想了想，又揭起薄被，小巧的身体钻了进去，身体紧贴住张儒剑的身体，一动不敢动，眼睛紧紧的闭着。

在少女的心中，她已经把身体献给了这个男人，理所应当的应该与他共眠，体味那温暖又温馨的滋味。但少女的矜持又让她觉得自己这样作很羞耻，所以只敢与张儒剑的身体贴在一起而不敢有任何动作。

张儒剑感觉少女紧绷绷的身体贴在身边，象一根木头一样，不由的苦笑了一下，该找个机会好好和她谈谈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少女的身体由僵硬逐渐放松，一只小手也搭在了张儒剑的胸前，传出的轻微鼻息已经表明她睡着了。

张儒剑觉得身体很疲倦，刚刚苏醒的身体经过剧烈的刺激已经很疲乏了，眼皮越来越沉，终于也睡着了。房间安静而温暖，银色的月光洒落室内，照着交颈而眠的两人，似倾似述。

随着晨曦的到来，菲菲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充斥着幸福。她看了看仍在熟睡中的张儒剑，俯起身，小心的亲了亲张儒剑的双唇，她终于体会到了妈妈那种幸福。她激动起来，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她甚至可以想到妈妈那喜悦的笑容。

菲菲轻手轻脚的起了床，她怕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张儒剑。洗漱完后，她在室内焦燥的踱着，时不时走到窗前看着，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了。在她不知第多少次走到窗前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孙姿的身影急匆匆的走入视线。

孙姿轻推开房门，女儿已经扑到她的怀中，“他醒了。”菲菲轻声说着。话虽轻，但传到孙姿耳边时，已如经过数次放大般，在她耳边炸响。

孙姿身体一软，失去支撑般，软倒在女儿怀里，她看着女儿的眼睛，“他醒了？”

菲菲扶着母亲，肯定的说：“昨天晚上醒的，现在还在睡呢。”

孙姿仿佛还不相信的喃喃道：“醒了，真的醒了？”她脱开菲菲，踉跄的往房里走了两步，又坐倒在地上，她不敢去看，怕自己看到仍是昏迷的他，怕这一切都是一个梦，孙姿用手捂着脸开始抽泣起来。

刘菲菲被妈妈的样子吓坏了，她原想孙姿听到这个消息时会喜悦的跳起来，可不想母亲会这样，慢慢的她了解到了，她体会到了孙姿心中失而复得的那种心情，那种慌乱，她自己在看到张儒剑醒来那一刻又何尝不是这样。她走到母亲身边，轻拍着母亲的后背，眼睛里也蓄满了泪水。

张儒剑从梦中醒来，微微睁眼，刺眼的阳光射的双目一阵刺痛，不由闭上，再睁开时眯着眼，窗外的阳光好亮，蒙胧中一个纤细的身影走到窗前，“哗”的窗帘拉上了，阳光被隔到窗帘的另一端，房内的光线暗了下来。窗前的人影渐渐清晰，是菲菲，一身俏皮的红衣，轻笑着，对自己努努嘴，示意着。

张儒剑缓缓的转头，眼前是孙姿深情的脸庞，双眼红肿着，显然刚刚哭过，“姿姐。”

“儒剑。”没有过多的言语，互视的双目中已经包含了千言万语，流露出真情的目光相互交缠着，孙姿的头慢慢低下，与张儒剑的脸越靠越近，湿润的红唇擅抖着。

孙姿的眼中只有张儒剑，好像整个世界只有自己与身边的这个男人，激情在脑海里四溢，四唇触到一起，又分开，再紧紧得胶着。孙姿的唇瓣在追逐着对方的唇，轻含，再轻咬，仿佛这十几天的无尽痛楚与哀伤都在这缠绵的吻中慢慢消退，在唇构造的空间里两舌亲昵的交流，彼此的唾液流入对方的口中。

张儒剑从这个吻里读出了千般柔情，万般爱意，是哀伤、是喜悦，他的双手怀在了妇人的脖颈，用力，好像要把女人那丰满的肉体压入自己的身体。良久，感觉妇人不停的扭动着身体，鼻间的呼吸急促，才恋恋不舍的放开，分开的唇间粘连着一条透明的唾液。

孙姿羞红了脸，暗暗伸入薄被中的小手狠狠的掐了张儒剑一把，象是抱怨他刚才的粗鲁，又象是发泄这十几天积累的苦闷，张儒剑裂裂嘴，疼得叫出声来。

两人的耳边忽响起了菲菲轻脆的笑声。

菲菲刚才本想离开，让两人静享好不容易得来的甜密，但心中想窥探成人间爱恋秘密的想法，又让脚步停留下来，妈妈与张儒剑之间的亲吻让她意动情迷，又深深感动，心中一时是喜悦，一时是酸涩，还有淡淡的几乎查觉不到的失落，直到看到妈妈在张儒剑被中的动作和张儒剑痛苦的表情，这才笑出声来。

孙姿听到笑声才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自己与张儒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与女儿说起，可现在却在女儿面前与张儒剑这么亲昵，自己该怎么向女儿解释？刘菲菲看出了孙姿的尴尬，“妈妈，我为你感到高兴。”说完就蹦跳着离开了房间。

孙姿心里一阵的感动，伴着宽慰，“这个丫头！”，看看张儒剑，脸上又是一阵的发烧。

张儒剑伸手揽住孙姿的细腰，孙姿顺势倒在床上，与张儒剑靠在一起。

张儒剑细细的看着这个妇人，脸庞明显的憔悴了许多，平时保养的很好的俏脸上，眼角多了几丝细碎的皱纹，一身裁剪得体的淡绿色套裙，上身的外套没有系扣，露出里面低胸的鹅黄色小衣，高挺乳房，把小衣高高顶起，下身是齐膝的一步裙，很合身的裙幅把丰满的臀部勾勒的淋漓尽致，肉色的长袜包裹着圆润修长的双腿。

张儒剑在孙姿耳边轻声道：“你好美啊，这些天辛苦你了。”手在孙姿的脸上摩挲。男人的话语如清泉流过孙姿的心田，她动情了，眼圈红起来，“只要你能醒，我再苦点累点也值得，我太怕失去你了。”张儒剑一见孙姿又要哭，心痛起来，“我知道，我也怕失去你啊。”亲吻住妇人的双唇，手妇人的背后轻拍。

孙姿在男人灼热的吻中溶化了，身体软软的，没有一丝力气，只是努迎合着男人的吻。张儒剑的手从背下移，抚摸着妇人的丰臀，用手勾勒着妇人内裤的形状。

张儒剑忽想起什么，松开孙姿的小嘴，在妇人的耳边吹了一口气，孙姿被这意外的刺激弄得身体不安的扭动起来，张儒剑在妇人耳边低语：“今天穿得是不是那条专为我买的红色透明内裤？”

孙姿听到男人的话，惊讶起来，用手支起软软的身体，“你怎么知道？”

张儒剑又重新把女人揽入怀中，“要不是它的话，我今天不一定能醒来，是你唤醒了我。”

孙姿又娇羞的低声问：“那……，那天的事你都知道了？”

张儒剑用手玩弄着妇人的发梢，鼻子埋在妇人的发中深深的嗅着，用鼻音“嗯”了一声。

孙姿内心激动着，想想自己的行动能为张儒剑的病情好转起了作用，心里象蜜一样甜，但又想到张儒剑会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荡妇，不由慌乱起来，头埋在张儒剑怀里，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淫荡？”

张儒剑没有听轻，把妇人的头扶起，看着她，“你说什么？”

孙姿眼泪快淌出来了，她觉得张儒剑一定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荡妇，她的头努力的低着，身体向后缩着，“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淫荡？”说着泪如银珠般滚落。

张儒剑怜惜得重新把妇人拉回怀中，用唇吸去妇人脸上的泪珠，“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那样，也只有我一个人才能欣赏，我喜欢。”

孙姿这才放下心来，脸上浮起娇羞的绯红，头在张儒剑怀中拱着，“知道你就是个小色狼。什么办法都用了，还不醒，那样一弄你就醒了。”张儒剑呵呵一乐，把孙姿抱得更紧了。孙姿忽的抬起头，“想……，想不想看看？”张儒剑用微微的红了脸，眼睛避开孙姿，微微的点点头。

孙姿轻笑起来，起身立在床前，用手把小心的把裙边撩起，向上慢慢卷到腹部，一支长腿优雅的搭在床边，红着脸，双目要闭没闭，偷看着男人的表情。张儒剑看着妇人的身体，心剧烈的跳着，呼吸急促。

肉色的丝袜一直延伸到孙姿长腿的根部，用红色蕾丝的袜带吊着，酒红色内裤包裹着妇人丰满的阴阜，沿着内裤的边缘是一圈与袜带同样花色的蕾丝，透明的布料隔在妇人下体与张儒剑的视线之间，让妇人的下体似露不露，能着到那条肉缝，又看不清楚，孙姿抓住裙边的手轻颤着，身体好像被张儒剑火热的目光点燃，下体涌出的粘液把丝质内裤的底部润湿。

张儒剑着迷的看着，下体在剧烈的膨胀，他伸手在妇人的阴阜抚摸，隔着丝质布料，仍能体会到那份柔软，手掌平摊，顺着阴阜向下，在女人两腿的柔软处滑动，肉缝已经张开，两片肉唇在手中的触觉格外的湿滑。张儒剑的中指稍一用力，内裤随指已滑入孙姿的肉唇中，指尖可以感到妇人肉洞的紧缩。

孙姿的喉头发出难耐的呻吟声，任自己的下体被男人玩弄，微睁的双眼看着张儒剑着迷的神情，心里是四溢的幸福。张儒剑抚摸了好一会儿，手中已经积了小小一滩孙姿的淫液，他觉得自己的阴茎极度渴望进入妇人那温润的肉洞。就在他要有所动作的时候，孙姿按住了他的手，“不要动。”

停了一会，把他的手抽出，收回长腿，睁眼盯着张儒剑充满欲望的眼，“今天就到这，你的身体还没有好，不能太激动，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张儒剑也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复原，不能太放纵，恋恋不舍的看看那已经被孙姿淫液染湿的内裤不甘心的叹了一声。

孙姿微微笑着，用毛巾把张儒剑的手擦干净，在手掌心轻酌一下，“菲菲不知哪里去了，我去找凌医生，说不定你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第09章 言传.

张儒剑闭目养神，身体已经舒服多了，无力感也渐渐消失了，他也不禁对自己身体的快速复原感到惊讶，或许是年青的缘故吧……耳边传来高跟鞋“哒哒”的扣地声，门“吱呀”一声推开，孙姿的声音传了进来，“凌医生，他真的醒了，你快看看吧。”还是那个冷漠的女声，“很少有病人在昏迷十几天后醒过来的。”张儒剑厌恶的皱起眉头，他很不喜欢这位医生，虽没有见过，但她的声音已经让他心里很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一部分来源于她的冷淡，一部分来源于她对菲菲的恶劣态度。

两个女人走进房中，张儒剑直视着这个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凌医生，一头黑发随意的披在双肩，脸上没有化妆，一轮柳叶眉，高挺的鼻梁，嘴唇较薄，身披白大褂，脚下一双白色护士鞋，小腿细长，本是一个清丽可人的形象却被一双冷漠的双眼所破坏，双眸漠然的与张儒剑对视着。

张儒剑的厌恶通过双眼向对方传达过去，但仿佛石沉大海，对面的女医生面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杏眼中好像还有一丝戏虐的味道。张儒剑有种很不好的直觉，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女医生心中只是一只可怜的白鼠。

孙姿在一旁介绍道：“儒剑，这位就是你的主治医生，凌霜飞医生。”

张儒剑敷衍的问了一声好，女医生没有回应，同以往一样，将张儒剑暴露在空气中，量体温、心跳等，检查完后，对孙姿说道：“病人恢复的很快，但还需住院几天，作观察。”说罢，转身离去，走到门口时又回头说道：“他的情况很特别，这几天可能要对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孙姿连声应着，目视女医生离开，小心的关上房门，走到张儒剑床前，“儒剑，这位凌霜飞医生是医院在心脑方面的专家，别看年龄小，但还是留英归国的医学硕士，你刚才的态度可不是很好啊！”孙姿略带责备的与张儒剑低语着。

张儒剑看着孙姿担心的面容，刚才心中的不快已然消去大半，疼爱的把孙姿揽坐到床头，“姿姐，我只是有点讨厌她。”孙姿还要劝说，但已然被张儒剑吻上双唇，迷醉在深情的吻中。

时近中午，刘菲菲拎着一袋快餐盒回到病房中，香气溢出，张儒剑只觉腹中空空，食指大动，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听孙姿说这些天他一直都靠葡萄糖度日。他看着母女俩把病人用的小桌摆在床上，忙碌着把三个菜摆好，一大一小两个女人脸上布满幸福笑容，是啊，今天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了。

看着孙姿把餐巾在张儒剑脖上系好，菲菲高兴的说：“开饭喽，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又在一起吃团圆饭了。”在女孩的心目中，张儒剑已然成了家庭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孙姿笑吟吟的看着女儿，感慨的说：“是啊，来快吃吧。”

张儒剑早已急不可耐的伸手去夹他最喜欢吃的红烧排骨，才伸到一半，筷子已然被孙姿用手打开，“病刚好一点，只能吃清淡的，你今天只能吃这两个素菜，这个红烧排骨是我们娘俩的。”

张儒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菲菲早在一旁笑的合不拢嘴，孙姿夹起一块排骨放到菲菲的米饭上，慈爱的说：“快吃，看你这几天累的。”菲菲捉狭的看了看张儒剑渴望的眼神，很夸张的把排骨在嘴里大嚼，一边吃，一边含糊的说：“好好好好吃啊！”

张儒剑被菲菲逗得哈哈乐了起来，孙姿忍不住，也是扑哧一笑，三人乐成一团，一顿饭倒是吃得其乐融融。吃完饭后，张儒剑躺在床上和母女两人一起谈笑，渐渐倦意涌来，眼帘沉重，在母女两人的悄声细语中慢慢睡去。

张儒剑醒来时天色已近黄昏，这一觉睡得极为舒畅，房间里静静的，转头看去菲菲在小床睡得极为香甜，而孙姿爬在床沿上也已经睡着了。张儒剑用手轻轻的把孙姿耳边的乱发抚齐，幸福的滋味在心头浮动。

他望看窗外，夕阳斜射入窗，阳光把一切都镀上一层金色，温暖臃懒的感觉弥漫全身，说不出的舒服。张儒剑渴望这一刻能够永恒，这对母女的命运已经与自己紧紧联系到一起，两个女人都对自己情深意重，而自己就因该让她们如此刻般安宁幸福。可自己现在只是一个穷学生，难道一生就靠孙姿的资助活着，即使那样能够幸福，也不是自己所愿，一个男人就应该担负起自己女人的生活。

而且还有菲菲这个小 女孩，对自己情根深种，说不喜欢，不是真心话，少女那纯真的感情，对自己毫无保留的依恋使他内心道德的堤坝有了一丝缺口，难道自己就不能同时爱上这对母女？

张儒剑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眼前两个在睡梦中的女人，手无意识的沿着孙姿柔顺的秀发滑落，落在孙姿圆润的肩头。孙姿被惊醒了，刚要作声，张儒剑手在嘴唇一放，用眼神示意还在熟睡的菲菲。

孙姿点点头，小手拉着张儒剑的手，另一手在他的手背上抚摸。张儒剑小声的说：“姿姐，今天你们回去睡吧，在这里又睡不好，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孙姿刚要抗议，张儒剑又道：“你们都太累了，你和菲菲都瘦了一圈了，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不信？”

张儒剑一侧身，空着的手已经伸到入孙姿的领口，顺着光滑的肌肤滑入孙姿的胸罩内，把玩着孙姿的乳球，坏坏的笑道：“要不作次爱检验一下？”孙姿“啊”的一声低呼，却没有阻挡，任张儒剑在自己的胸前双乳上肆虐。脸红红的，“刚好点，就开始不正经了。好，听你的，啊，不要使劲捏人家的那里。”

原来张儒剑用两个手指用力捏了一下孙姿的乳头，张儒剑感受着妇人乳房的柔美。

“姿姐？”

“嗯？”

“是什么感觉呢？”

孙姿脸红红的，微咬着牙，头低着，“讨厌。不告诉你。”张儒剑欣赏着孙姿娇羞的表情，女人的话让他很兴奋，下体已经有了感觉。他又玩弄了一会儿，强压心中的欲望，恋恋不舍的把手从孙姿的领口收回。孙姿诧意的抬头看了看张儒剑，张儒剑坏坏的低声道：“让你早晨戏弄我。”

孙姿脸越发红了，狠狠的白了张儒剑，她的乳房早已在张儒剑的揉搓下麻痒连连，正在不上不下的时候，张儒剑反而收手了。张儒剑看看孙姿有些生气，忙正色说：“菲菲还睡着呢！而且你也是该好好休息了，我也是为你好啊。”

孙姿心里已经原谅了张儒剑，但仍假意生气，张儒剑连忙环住女人腰肢，“姿姐，不要生气，让我亲一下。”孙姿嘻嘻一笑，用手指点了点张儒剑的鼻子，“我才没有你那么小气，好吧，今天我带菲菲回去睡，你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就来看你。”

孙姿摇醒还在梦中的菲菲，要菲菲和自己回去，菲菲睁着梦眼蒙胧的眼睛，仍不肯回去，还要陪张儒剑。孙姿与张儒剑劝了好半天，菲菲才同意回去，条件是明天一早与孙姿一起来看张儒剑。

孙姿与菲菲回家后，简单的吃了晚饭，母女洗过澡后，各自己回房。孙姿躺在床上却一时睡不着，想着与张儒剑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张儒剑已经在她的心中扎根了，比起那个常年累月在外的丈夫，张儒剑更能温暖她的心房，也是张儒剑的到来，挽救了这个缺少欢乐的家庭，菲菲也回复了以前快乐活泼的个性。但她总觉有些不对劲的地方，虽然女儿对自己与张儒剑的关系不排斥，但她总觉得女儿还有隐藏了什么感情，她看张儒剑的眼神是那么的熟悉，是什么眼神呢？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菲菲的声音传了进来，“妈，我可以进来吗？”

孙姿有些奇怪，“进来吧，怎么了？”

菲菲穿着一身可爱少女睡裙，走了进来，爬到孙姿的床上，搂着孙姿躺下来。孙姿从身体的接触感觉女儿已经长大了，再不像一个小丫头了。菲菲搂着孙姿，没有说话。孙姿拍着女儿的背部，问：“菲菲，怎么了？”

“妈妈，我睡不着，而且……”

“而且什么？小丫头，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小丫头了，人家已经是成人了。”菲菲嘟嘴抗议。

孙姿失笑道：“好好，我家的菲菲已经是大姑娘了。今天找妈妈有什么事？”

菲菲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妈妈，你爱他吗？”

孙姿虽然早已知道这件事该与女儿好好说说了，但没想到女儿先问了出来，她考虑了一会儿，决定趁这个机会与女儿坦白，说：“妈妈爱他，菲菲，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很坏？”

菲菲睁着明亮的眼睛望着孙姿，“不，妈妈，我为你感到高兴，爸爸常年在外，这些年你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你这样作是应该的，而且他是一个好人。妈妈，我爱你，你作什么我都支持你。”

孙姿有些哽咽，搂紧女儿，“好女儿，妈妈太高兴了。妈妈也不知怎么了，从他来咱们家的第一天起，妈妈就……”，说着泪水已经流了出来。

菲菲擦着孙姿脸上的泪，笨拙的安慰着，“妈妈，别哭，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快乐的，而且我也很快乐，你不要伤心。”

孙姿的心里像开了一扇窗一样，压抑了很久的担心、苦恼随着泪水渲泻了出来，“妈妈不是伤心，妈妈是开心，你真是妈妈的好女儿。”

过了好一会儿，孙姿的心情才平复下来，菲菲的言语解开了她心中的一个疙瘩，她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女儿的看法才是最令自己担心的，如今这个疙瘩解开了，她终于可以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生活新的一面展现在自己面前。

“妈妈，爱是什么感觉呢？”菲菲看孙姿不再哭了，又继续问。

孙姿回忆着与张儒剑相处的时光，眼睛闪烁着异样的神采，“那是一种感觉，说不出来，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心里像蜜一样，甜甜的，浓浓的，腻腻的，每天想得就是他，时时刻刻都想见到他，干什么都会没心思，总想他会在作什么？甚至为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生命、地位、名誉一切都无所谓。”孙姿说着，像是在给女儿说，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菲菲看着妈妈神采飞扬的面容，心里对比着自己的感情，是啊，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每天每刻都想陪伴在那个男人身边，她轻叹了一声。孙姿没有察觉女儿的异样，还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中。

菲菲把自己从伤感中摆脱出来，妈妈的幸福自己也同样体会的到，在她还远未成熟的心灵里母女同时恋上一个男人并不是什么禁忌的事，她只是担心自己对张儒剑的爱，会不会影响到母亲与张儒剑的关系。她现在还不敢说，因为她知道母亲得到的这份爱对母亲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菲菲想了想，小声的问：“妈妈，那男女之间的事是怎样的呢？”

孙姿从甜蜜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她没有听清女儿的问题，“你说什么？”

菲菲头埋到母新的怀里，又小声的说：“男女之间的事是怎样的呢？有，有什么感觉？”

孙姿身体一僵，出于女性的羞涩，她回避着，“你还小，这些事以后就再告诉你。”

菲菲的头在孙姿的怀里摇动，“不嘛，人家今天就要知道，快告诉人家。”

孙姿拗不过女儿的撒娇，想想这也是一个性教育的机会，说道：“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男人与女人在相处了一段时间，相互爱恋的时候，就会有关系啦。”

菲菲听得一头雾水，索性坐起身来，眨着眼睛问：“是什么关系呢？”她想知道自己与张儒剑那一晚的事是不是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事。

孙姿的脸色开始红润，谨慎的挑选着字眼，：“就是男女性交。”

菲菲继续道：“什么是性交呢？怎么性交啊？”

孙姿几乎要放弃了，她心里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让自己详细的描述那这过程是多么为难，想想都觉身体一阵悸动。她掩饰着心头的不安，勉强说：“妈妈有些累了，下次再说好吗？”

菲菲觉得很不满意，嘟起小嘴，“你不说，我明天去问剑哥哥去。他一定会告诉我。”

孙姿吓了一跳，如果女儿真去问，自己以后可怎么去见张儒剑啊，赶忙说：“好好，妈妈告诉你，妈妈先想想。”

菲菲心里暗暗好笑，要是让她去问张儒剑，怎么能开得了口，她只是和妈妈耍了一个小手段。她拉着孙姿的手摇着，“妈妈，快说啊。”

孙姿无奈，她努力说服自己这是对女儿的一次性教育，是对女儿有益无害的，可开口时却还带着颤音，“性交就是男人……，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阴道的过程。”

菲菲还是弄不清楚，阴道在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学过，可从来也没有想像过那个地方可以让东西插进来，自己那天晚上与张儒剑好像也没有这个过程，她继续追问着：“阴茎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剑哥哥两腿之间的那个肉乎乎的东西？”

菲菲没有意识到她向孙姿透露的信息，而孙姿因为紧张也没有意识到女儿话中的不对劲，她回避着女儿望向自己的眼神，索性闭上眼，两颊潮红，“就那个东西，它就是男人的阴茎，它可以插到女人的阴道里。”孙姿说着，脑海里浮现出张儒剑的下体模样，她的意识有点飘乎，与张儒剑一起作爱的片段，断断续续的在脑海里浮现。她觉得自己的下体阵阵瘙痒，今天与张儒剑两次情挑在身体里激起的欲望又重新袭来，她不由得夹住了双腿。

菲菲回忆着，“可那个东西好大，好粗啊。”

孙姿意识有些混乱，面对女儿的提问，心里的堤防慢慢崩溃，与张儒剑作爱时的美妙感觉渐渐占据了全身。“是啊，可是插在身体里的感觉很好，很充实，只要它前后运动，身体里的感觉是怪怪的，很舒服。”孙姿好像已经不是在回答女儿的问题，而是在体味与张儒剑性爱的快乐。

菲菲想着那天的经历，知道自己与张儒剑并没有发生关系，不禁有些泄气，可她想知道怎样才能让那个肉棒插到身体里，她单纯的以为男女之间有了性爱，才是真的爱，她要象妈妈一样，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那个男人。

菲菲看着妈妈闭着眼，没有注意自己，悄悄的把睡裙拉起，把纯白内裤褪到膝盖，双腿微分仔细的打量着自己的下体，粉红色肉缝闭的紧紧，她用手指把两片幼嫩肉唇分开，露出粉红的肉洞，肉洞的开口很小，很难想像可以容纳那个巨棒。

菲菲问道：“可我的……”，即使是面对妈妈，她终于也有点羞于出口。鼓了鼓劲，继续道：“我的那个那么小，怎么能进去呢？”

孙姿已经完全陷入了桃色的回忆中，她回忆着张儒剑肉棒第一次插入体内，自己久未开发的曲径被巨大龟头穿过的痛又充实的感是那么的深刻。呓语着：“是啊，他的很大，妈妈也痛呢，可妈妈好喜欢他的肉棒，那时妈妈流了好多的水，阴道润滑了，痛一会儿，就进去了，嗯，好舒服啊。”

孙姿把两腿交错，用力，肉洞已经开始湿润了，她难耐的扭着身躯。菲菲看看自己的肉洞，闪着柔和的光，可并没有水流出来，“可怎么才能流水呢？”

孙姿听到这话，解脱似的，双手握在自己的双乳上，揉捏，“就像妈妈这样，啊，好舒服，你看用手这样的抚摸，尤其是乳头，嗯，好热啊。”孙姿发出浓重的鼻音，一腿微蹬，把薄被踢开，只穿薄丝睡衣的曼妙身体暴露出来。

孙姿身体里的欲望已经冲破了道德的束缚，女儿在一旁的观看更让她身体感觉一阵阵的火热，她残留的理智分为两个声音，不停的交战着，一个声音说不能在女儿面前这样，可另一个声音说这是让女儿懂得性爱的最好办法。

菲菲看着妈妈身体不停得在扭动，双手在胸前双乳上用力揉捏，她担心的问：“妈妈，这样就会有水吗？不会痛吗？”孙姿正在道德边缘挣扎，女儿无知的问题激起她身体的剧烈反映，“会的，不会痛，是很舒服。”她每说一句话理智就消失一分，“妈妈好难受，啊，妈妈的水已经流出来了。”

孙姿紧绞的双腿分开，一支手伸入两腿间揉动，菲菲映着灯光看到妈妈的两腿间闪着淫糜的光，亮晶晶的。

菲菲惊呀的看着，“妈妈，你流了好多水啊！你的手在那里作什么？”

孙姿的理智被女儿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她的难耐的扭着身体，“好热啊，妈妈在为你示范啊。”孙姿潜意识里把她所做的一切都认为是为女儿了解性所作的努力，羞耻感越来越弱，而快感越来越强烈。

孙姿已经不满足于隔着睡衣内裤对下体的刺激，“菲菲。”她停止了自己的动作，睁开迷离的眼，看着女儿由于惊奇睁大的眼睛，“来让妈妈教你体会女人的快乐。”

孙姿坐起身来，褪去睡衣，乳房胀大，乳头高高的挺立着，她用手搭在腰间，缓缓的褪下已经被淫液浸透的内裤，全身赤裸的面对着女儿。

第10章 身教.

菲菲的脸涨得通红，妈妈的裸体自己不是没有见过，但从没有感觉像今天这样动人。洁白的肌肤泛起一片片的红晕，丰满的肉体完美的毫无保留的展现在自己面前。高挺圆润的乳房，顶端微褐色的乳晕上耸立着已完全勃起的长长乳头，随着孙姿的激烈喘息而上下微微颤动，一手斜撑在床上，黑色长发洒落脑后，双腿蜷屈，放于身后，在床头柔和的灯光下，一切显得那样的完美。

菲菲心里惊叹着妈妈的美丽，暗自比较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青涩与妈妈的成熟相比显得那样的黯然。她不由得赞叹：“妈妈，你好美啊，怪不得剑哥哥这么喜欢你。”菲菲只顾得欣赏妈妈美妙的身体，而忘记了自己已经褪落膝弯的内裤，让自己的下体也同样处于妈妈的视线下。

孙姿凝视着女儿，那充满朝气的面庞，胸前在睡衣下隆起，突起上顶着细小的乳尖，下腹赤裸着，细密的绒毛盖在阴阜上，一道细小的缝隙延伸向腿间。未曾开放的鲜花般的少女，让孙姿胸中的母爱翻滚着，暂时压抑了心中的情欲。

女儿的幸福是自己最大的幸福，让女儿从两性的无知中解脱出来，了解男女之间的秘密也是自己这个母亲能为女儿提供的帮助吧，孙姿想着，她把女儿抱在怀中，“菲菲，你真的想了解吗？”

菲菲有些僵硬的倚在孙姿火热的身体上，胳膊旁孙姿丰满的乳房传来阵阵暖暖的触感，她有些迟疑，但张儒剑的形象再一次在心头升起，那为自己浴血的雨天里，她的心已经完全沦陷了，自己一定要把身体交给这个男人，让自己的形象永远驻在他的心房。菲菲微微的点点头，又坚定的看着孙姿。

孙姿看着女儿的目光，心中最后的一点犹疑消失了，就让自己把女儿带入这个神密的花园吧。孙姿感觉女儿的身体还有些僵硬，于是起身走到影碟机旁放入CD，音乐如流水般流淌在房间里，一个男人低沉磁性的声音响起，是《卡萨布兰卡》。

孙姿重新回到床上，把女儿抱在怀中，手在菲菲背上轻抚。菲菲的身体在妈妈的轻抚下慢慢放松了，音乐好像把外界隔离了，只有自己与妈妈和这个温馨的小屋存在，心随着音乐起伏，她想起了张儒剑，如果自己与妈妈和张儒剑能在一起生活，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孙姿也想起了张儒剑，那个坚毅的男人，这个家中的灵魂。她的手慢慢的抚着，从菲菲的腋下穿过，让菲菲靠在自己怀中，环在女儿小腹上的手磨挲着。儒剑啊，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幸福吗？

菲菲感觉妈妈的手在自己光滑的小腹揉动，只觉非常舒服，如果剑哥这样，是不是也这样舒服？她的小脸有些发热，眼睛闭了起来，在心中想像着张儒剑的抚摸。孙姿的手慢慢上移，将菲菲的睡衣拉起，缓缓脱下，让自己的双乳与女儿完全赤裸的身体接触，手在女儿身前移动，有意避过女儿的嫩乳，让女儿慢慢体会着快感的到来，她要让女儿完美的感觉到那种美妙滋味。

菲菲的体温渐渐升高，小嘴轻张，贝齿微露，被妈妈手扫过的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活跃起来，带来阵阵的轻微骚痒，背后的幼嫩的肌肤可以感觉到随着孙姿的动作，硬硬的乳头在自己的背部擦过。

孙姿抚摸着女儿的身体，自己身体里的瘙痒也重新回来，乳头在女儿背部的磨擦也让她感觉到阵阵的快感，她加大了身体扭动的幅度，手也渐渐移动到了菲菲的乳房下缘，用指肚在女儿乳房的边缘磨擦，菲菲的乳房硬硬的，很有弹性，她知道这样的抚摸可以让女儿的身体更渴望得到更直接的刺激。

菲菲感觉妈妈的手指不停的挑逗着自己的乳房边缘，她感觉有些空虚，自己的乳房有些发胀，想得到更有力的，更全面的抚摸。菲菲的身体不知不觉中向前倾斜，让自己的乳房与孙姿的手指更贴紧一些。

孙姿觉察到了女儿的动作，但女儿离开的背部，让她的乳房失去了快感的来源，她双手把菲菲身体缚紧，让女儿重新靠在自己怀中，同时双手猛地从女儿乳房的下缘托起，少女弹性良好的乳房，小巧但坚挺，在孙姿手中挤弄。

菲菲本感觉乳房紧绷着，很难受，但被孙姿的手挤压时，紧绷感减轻了，快感在揉搓中升起，小嘴呼出了热气，身体不安的扭动着。孙姿的乳房被菲菲扭动的身体来回带动，也给她带来了阵阵快感。

孙姿只觉身体里的情欲渐渐高涨起来，她的手终于盖在了女儿的乳房上，用手指夹住菲菲的乳头，挤压推拉，嘴中呼出的热气吹到了女儿的脸庞。菲菲的乳头第一次被如此的玩弄，巨大的快感袭来，终于按捺不住的发出小声的嗯嗯声，下体有热流缓缓淌出，让她不由得夹紧双腿扭动着。

孙姿感觉着女儿娇嫩细小的乳头，心头异样的感觉，看着女儿在自己怀中扭动，轻吟，脑海里有说不出的快感，感觉下体又涌出了淫液。她一手继续抚摸女儿的乳房，一手向下来到菲菲夹紧的双腿间，在女儿已经隆起的阴阜上，在细长的绒毛上抚摸。

菲菲感觉妈妈的手在自己的阴阜上抚摸，心头一阵娇羞，“妈妈，别……，那里不行。”

孙姿听着女儿的羞语，安慰着：“别怕，这是男女在一起的必然步骤，你会更快乐的。”手开始向女儿夹紧的腿缝间伸入。

菲菲感觉自己的下体粘粘的，一阵接一阵的紧缩，流出了细流，这就是妈妈说的水吗？是为容纳剑哥哥肉棒而流的吗？她感觉妈妈的手指沿着自己的细缝在向里插入，下体泛起说不上的感觉，好想有东西磨擦。双腿渐渐放松，嘴里却还是喊着：“不要啊。”

孙姿感觉手指滑入了女儿的细缝中，湿润温热，这就是女儿的下体吗？儒剑在抚摸自己下体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感觉呢？她心里震颤着，小嘴也发出了轻吟声。手继续滑下，碰到了一个滑滑的细微的突起。

菲菲感觉一阵巨大的快感涌来，贝齿紧咬，从喉中发出“啊”的一声呜咽，双腿猛的夹紧。孙姿的手被女儿的腿紧紧夹住，她也知道了这是女儿敏感的小肉芽，“放松一点，菲菲。”她双腿前伸，鼓鼓的阴阜顶到了女儿的小臀上，用双脚插入女儿的双腿间，把菲菲夹紧的腿慢慢分开。

菲菲在巨大的快感中身体好像失去了控制，自己好像发现了从没有发现的新的天地，原来自己的身体可以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快感，双腿也随着妈妈的动作分开。

孙姿的手掠过菲菲敏感的肉芽，用手掌在菲菲下体轻柔的揉动，手掌中女儿两片肉唇传来的感觉让她只觉自己身体里的快感好像快要达到顶点。她不知自己怎么了，虽然自己的身体没有人来安慰，但从女儿私密处传来的感觉却让她觉得兴奋，她下体流出的淫液已经把床单沾湿，她把双腿屈起，让自己的下体肉唇贴在菲菲的肉臀上扭动着。

菲菲只觉下体在妈妈的揉动下，涌出更多的淫水，水在孙姿的手掌与自己的肉唇磨擦下发出淫靡的“滋滋”声，她觉的自己的下体一阵空虚，急切的说道：“妈妈，我……，我好难受啊，快、快点。”

孙姿听得女儿这话，更加兴奋，她想不到自己在带给女儿快乐的同时，自己也好像迷失了，她用力的扭动臀部，好让自己的下体获得更多的快感，涌出的淫液沾满了菲菲的臀部。手也加力在女儿的幼嫩下体上下运动，用食指挤开女儿的肉唇，沿着女儿的肉洞口转着圈抚摸，“菲菲，男人的肉棒就是从这进入的。”

菲菲在剧烈的刺激下，身体晃动着，下体努力上挺，配合着妈妈的动作，快感飞速的积累，她没有力气去支撑自己的身体，完全倒在孙姿怀里，小嘴发干，只能发出呜咽的声音。孙姿也快到达顶点了，她的身体与女儿的身体激烈的纠缠着，全身抖动，手时不时的从菲菲滑嫩的肉芽上抚过。

菲菲想叫却叫不出声，脑海里只有一个人影始终清晰，下体的肉唇在孙姿的抚摸下扭曲着，“啊，剑哥哥！”一声娇啼冲口而出，从细小的肉洞中涌出的大量淫液倾刻把孙姿的手打湿。

孙姿这时眼前一阵阵的眩动，下体死死顶在菲菲的肉臀上，只觉肉洞剧烈的收缩着，一手痉挛般抓着菲菲的嫩乳，“菲菲，啊……”身体无力的倒在床上。

菲菲也随着躺到了孙姿的身体上，身体轻微的抽搐着。沉浸在快感中的她，口中仍无意识的叫着剑哥哥。

孙姿好半天才从眩晕中清醒过来，她明确听到了女儿口中的声音，巨大的惊讶带来的冲击让她一时接受不了，自己的女儿竟也爱上了这个男人？这不可能，这不行，这……，她简直不知怎么办好，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女儿今夜会有如此举动，为什么自己看到女儿看张儒剑的眼神是那样的熟悉，因为自己也有同样的眼神。

孙姿的身体迅速凉了下来，她坐起身来，把菲菲扳过来面对自己，“菲菲，你……，你不能这样！”

菲菲还沉浸在快感中，这次与上次在病房中与张儒剑的经历完全不同，上次她完全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一切都是本能的反应，而这次在经验丰富的妈妈带领下，一步步走到快感的顶峰，与上次完全是两种感觉。她还在迷离中，“妈妈，什么不行啊，我太快乐了，我好累，我想睡。”说着就倒向孙姿怀中。

孙姿激动起来，她用力的摇着女儿，“菲菲，你不能爱他，你还小，你不能与妈妈爱上一个男人！”

菲菲终在母亲的摇动中清醒，她看到孙姿哀伤的眼神里透着绝望，她搂着妈妈，头枕在妈妈胸前，委屈的说：“妈妈，为什么不行啊？我们在一起不是很高兴吗？我们母女一起爱剑哥哥有什么错，我爱你，也爱剑哥哥，而你也同样爱我和他，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妈妈……”

菲菲一边说头一边在孙姿怀里摇晃，少女又拿出了以前百试不爽的方法来。

她心中始终认为自己与妈妈同时爱上一个男人没有错，而妈妈又疼爱自己，一定会答应自己的要求的。

孙姿任由菲菲撒娇，身体一点反应也没有，女儿的话她好像听了，又好像没有听，心中的感情潮水般涌来，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这么多坎坷，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爱人的时候，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却又横在中间，两个人都是自己的最爱，自己怎忍心责备女儿。

难道真象女儿说的，我们母女一起爱这个男人，不行，自己的道德不允许这样，社会更不会，我怎么办？张儒剑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坚忍勉强，将来必成大器。而自己心里一直有个疑虑，自己与张儒剑是没有未来的，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就是隐隐作痛，如今女儿也爱上了他，对，让他们在一起吧，花一样的女儿在这个男人身边一定会得到幸福，这也是自己身为母亲应该为女儿牺牲的。

那自己怎么办，离开他们，可自己舍不得这两个最爱的人啊，那就在远处看护着他们吧。孙姿想着心如刀绞，清泪雨般洒落在自己胸前，洒在女儿的头上，“菲菲，你真的爱他吗？”

菲菲感觉到妈妈的泪水，抬头看着妈妈，“我爱他，妈妈你为什么哭啊，我们一起爱剑哥哥难道不好吗？”

孙姿知道以女儿的性格，如果自己说要退出，那女儿一定不会同意，到时可能两人谁都不能与张儒剑生活在一起，她想强忍住泪水，可是没有用，泪珠珍珠般颗颗落下，她强笑着，“妈妈是高兴，为你高兴啊。”胸前的肌肤已然被泪滴打湿。

菲菲高兴极了，她用手擦着妈妈的泪，抱着妈妈，“妈妈，你看你都高兴得哭了，我原来不敢和你说，就是怕你以为我要抢剑哥哥呢，其实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妈，你说是不是？”

孙姿终于忍住了泪，看着女儿天真的面容，“对，你们一定会幸福的。”她已经下决心让女儿与张儒剑在一起，自己心里的苦只能埋在心中了。

菲菲处在兴奋中，没有听出来孙姿用了你们而不是我们。她小小的打了个呵欠，头伏在孙姿的乳间，鼻子中传来妈妈的体香，“妈妈你好香。”闭上眼，身体的过度兴奋让她觉得很疲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孙姿把女儿平放到床上，用薄被盖在少女赤裸的身体上，呆呆的盯着台灯，有谁知道自己为了女儿放弃了一生的幸福呢，可这又是作为母亲宁愿牺牲的，泪水又滚了出来。孙姿看了看菲菲安详的睡容，嘴里轻念：“儒剑，你一定要好好待她啊！”

孙姿歪身躺到菲菲身边，关了台灯，房间陷入黑暗中，她听着女儿平稳的呼吸声，心里渐渐平静下来，自己的选择不会错的。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孙姿醒来，把菲菲伸到被外的手脚小心的盖在薄被下，她要先去医院与张儒剑说说，表明自己的态度。

洗过澡，孙姿穿上一身白色套装，大翻领的西式上衣，里面衬着低胸的同是白色的小衣，长裤裤脚刚好盖到高跟鞋的鞋底处，双腿显得修长，看看镜中的自己，除眼圈略有红肿外，精神显得不错，希望他看不出来。

打开病房房门，来到张儒剑床前，张儒剑早已醒来，他目不转睛的看着眼前透着迷人风情的女人，招招手示意孙姿坐在自己身前。孙姿略一迟疑，还是走了过去，坐在床边，看着张儒剑的眼睛。

张儒剑觉得有些奇怪，孙姿的眼神里除了常见的深情，还有不舍、哀怨，但转念一想，他又有些了解，可能是一晚没有陪我的缘故吧，心里有些窃喜，抓住孙姿小手抚摸着。

孙姿刚要抽手，如今她已经不能再与张儒剑这么亲密了，忽觉手被张儒剑一扯，坐立不稳，倒在张儒剑身上，男人的双唇已然盖上了自己的小口。

孙姿挣扎了几下，但又不舍这爱意深深的吻，放弃了挣扎，恣意的享受着双方的唇瓣的接触，香舌伸到张儒剑口中与张儒剑的舌交缠，就让自己最后再放纵一次，尽管她呼吸已经不畅，但仍不肯松口。

吻了良久，孙姿一狠心，双唇吸住张儒剑的下唇，细碎银牙死死咬住张儒剑下唇，嘴里泛起咸涩的滋味，泪却流了出来，记住我，儒剑，我爱你。

       第11章 真爱.

张儒剑痛得叫出声来，下唇沁出颗颗血珠，他疑惑的看着孙姿，觉得今天女人显得有些异样。孙姿用手轻轻磨挲着张儒剑的面庞，看着男人唇上的齿印，又凑上朱唇将血珠吸入口中，泪从面颊滚落。

张儒剑看到孙姿的泪水，心里因被咬而来的恼怒化为一腔怜爱，他不顾孙姿的挣扎，把女人搂在怀里，柔声问：“姿，怎么了？如果心里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别一个人担着。”孙姿眼里含着泪，男人的温柔话语冲击着她的心扉，她想说，可又无从张口，无力的垂下头，轻摇着。

张儒剑伸手抬起孙姿的下巴，让孙姿面对自己，严肃的说：“姿，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作我的妻子来看，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夫妻间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孙姿看着张儒剑坚定的目光，心里一阵的感动，这是一个可以让女人依赖的男人，自己多么想永远占用他的宽厚的肩头休息，可女儿呢，自己已经三十多 岁了，不可能与他共渡此生，女儿的幸福才是自己作为母亲应该优先考虑的。可张儒剑一声妻，又让她的心剧烈的跳着，她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孙姿把头埋在张儒剑的怀中，嘤嘤的哭起来，肝肠寸断。

张儒剑被孙姿的哭泣弄得左右为难，怎么一夜不见，好像发生了什么，他隐隐觉得是不是和菲菲有关。

张儒剑有点着急，询问道：“是不是菲菲出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孙姿的哭声猛然大起来，泪水将张儒剑的前胸完全打湿了。哭了好一阵，她觉得心里好受点了，她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张儒剑，让他对自己死心。

孙姿坐起身，背过张儒剑，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幽幽的说：“儒剑，咱们之间该结束了，你就把以前的事忘了吧。”孙姿的心隐隐作痛，她只有用这个方法来强行中断自己与张儒剑的感情。

张儒剑听得很清楚，他激动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结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孙姿努力的控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让声音变得漠然，“相爱？我从没有爱上过你，你只是我发泄的工具，我对你没有真感情，现在我已经厌倦了。”孙姿说着，可心里的声音呐喊着，“不，我也爱你，可不行，我退出了，菲菲和你才能开始。”滚烫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张儒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真心以待的女人，竟然说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他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更心痛的是自己付出的感情。他痛苦的抓扯着自己的头发，脑中轰轰作响，他粗暴的扯过孙姿，沉声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孙姿看着男人有点扭曲的面容，目光里透出的绝望神色，心头剧颤，自己多么想把他抱在怀里，用满腔的柔情来安慰他，可为了女儿自己得坚持下去，她缓缓的吐出：“是真的，我们结束吧！”

张儒剑抬起手，想狠狠的打对面的女人一个耳光，可看着孙姿脸上的泪光，又觉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回想自己与孙姿一起的点点滴滴，她不会这么无情，不禁又问：“是真的？我只是你泄欲的工具？”

孙姿心都快碎了，她不敢看张儒剑，只是点头，“是的，是真的！”泪水伴着话语悄悄流淌。

张儒剑只觉怒气直冲脑海，一扬手，“啪”，清脆的一声，手已结结实实的印在孙姿的脸上。孙姿被打得从床头滚落，“儒剑，你打吧，只要你心里能好受一点。”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痛，但更痛的却是心，他的身体才好，生这么大的气，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只要他能觉得心里好受一点，自己被打又怎样？

张儒剑打完后心里有些后悔，但脑中一片混乱，怒气还在身体里四处乱窜，他狠狠心，吼道：“你走，我以后不想看到你。”

孙姿听在心中，只觉得身体象被抽空一样，摇摇晃晃站起身来，一切的希望与梦想都已破灭了，没有爱，光有残躯又能怎么样，“儒剑，你保重，我……，我走了！”

孙姿蹒跚着走向门边，张儒剑手抬起来，口中呢喃：“姿？”

孙姿惊喜的回头，“儒剑？”

张儒剑的手又垂下，摇摇头，“你还是走吧。”

孙姿的希望落空，身体一软，倒向地面。

“不，妈妈。”孙姿恍惚中好像听到女儿的声音，身体落在温暖的怀抱中。

她实在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菲菲抱着妈妈半软的身体，向张儒剑哭喊着：“你难道没有看出妈妈是多么爱你吗？她是为了我才这样的。”

菲菲在孙姿出门前已经醒来，妈妈是去看剑哥哥吧，可为什么不叫醒我？不是说好早晨一起去吗？她猜测着妈妈为什么要背着自己单独出去，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妈妈不愿与我一起分享与剑哥哥的爱，不会这样的，可能妈妈只是有事先出去了。

菲菲脑海里转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可妈妈不愿与自己分享与剑哥哥的爱，要独自去医院的念头占了上风。少女的心突然有些愤怒，她等孙姿一出门，就略微收拾了一下，跟着去了医院。

菲菲看孙姿进了病房，听房内响起说话声，悄悄的推开门，躲在房间与卫生间的拐角处偷听着。

她的心随着孙姿与张儒剑的交谈起伏，听到妈妈说只是把剑哥哥当作玩物，她很惊讶，因为她知道，妈妈心中剑哥哥的地位有多重，她想着，为什么妈妈会这样说，可一点思路都没有，直到听到房间里一声脆响，脑中才突然明白，妈妈是为自己与剑哥哥在一起才作出这样的牺牲，她落泪了，这一刻，她才真正明白了母爱的伟大。

为了自己的幸福，妈妈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菲菲为自己感到羞耻，自己不能了解妈妈的苦心，还怀疑妈妈独自来的动机，自己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女儿。她听到张儒剑让妈妈离开的声音，再也忍不住了，流着泪冲了出去，她要让张儒剑明白妈妈的伟大。

菲菲冲出去，刚好看到孙姿软倒的身体，连忙抱起，向张儒剑怒喊着。张儒剑本就已经后悔，如今菲菲的出现，又让他明白了什么，他连忙与菲菲合力把孙姿放到床上，菲菲坐在床边呜咽着：“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能我们一起爱剑哥哥啊！”

张儒剑转身出去在走廊中喊着：“医生，医生，有人晕倒了，快来啊！”焦急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中回荡着。

等医生从病房中离开，张儒剑的心才放了下来，孙姿只是因感情波动太大，再加上这些天忙碌的照顾自己，身体比较疲劳，一时激动，晕了过去。听菲菲说完昨天发生的事情，张儒剑这才清晰的了解了孙姿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张儒剑看着孙姿的面容，在白晳的面颊上清晰的留着五个红色指印，心里的悔恨无以复加，自己竟然不能了解孙姿为了女儿的高尚情感，还动手打了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走到窗前，双拳紧握，在墙上用力击打着，疼痛也不能让他心中的悔恨有一丝的减少，双眼模糊，墙在双拳的击打中留下了血红的印迹。

耳边传来菲菲惊喜的叫声：“妈妈醒了。妈，你还好吗？”

张儒剑急忙转身，探身伏在床前，孙姿已经睁开双眼，他抓住女人的小手，“姿，你怎么这么傻，不，是我傻。”他有些语无伦次，他急切的想向女人表明自己的心意。

孙姿看到眼前两人的面孔，感觉自己的手被男人紧抓着，忙甩开，挤出一丝微笑，对女儿说：“菲菲，你怎么来了？妈妈很好，就是有点累。”

菲菲哇的哭出声，她把孙姿、张儒剑的手放在一起，“妈妈，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爱剑哥哥，你不能放弃，要放弃就让我放弃吧。”

孙姿却把张儒剑的手与女儿的放在一起，“你们还年青，以后的日子还长，妈妈已经老了，看到你们在一起，妈妈就很开心了。”

张儒剑感动的看着眼前的母女，这样的女人，善良无私，男人一生也难遇到一个，可如今自己却遇到两个，而且被她们推来推去，也不知心里是高兴，还是悲哀。看她们还在让来让去，不禁左手抓住孙姿的小手，右手握住菲菲的柔荑，“你们我都爱，一个也不能少。”

母女两人却是两般反应，菲菲很高兴，脸却羞红的低下，这是剑哥哥第一次说爱自己，这种情景也是自己所希望的，她一动不动的任由张儒剑拉着小手。孙姿却慌乱的要挣脱张儒剑的手，“不行的，这样是道德所不允许的，我们不能这样。”

张儒剑却用力攥着孙姿的手不放，坚定的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道德如何约束，你们任一个人都是我所爱的，任一个我都不愿被伤害，如果有人来唾骂，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如果有什么罪责，就让我一个人来背负，今生我不会被弃今天的话，让我给你们幸福。”

孙姿被男人的话语惊呆了，但内心却好像松了一口气，张儒剑的誓言掷地有声，既然自己母女都爱他，而他也愿承担一切，自己又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她看着张儒剑，男人的目光里透出的坚毅是那么地让她动心，厚实的身躯如山般挺立，好像只要他挺立着，任何风雨都会被他阻挡。心理虽然可以渐渐接受这种情形，但根生蒂固的道德约束却让她仍是犹豫。

孙姿缓缓呼出一口气，这才感觉手被张儒剑握得很痛，皱皱眉，小声的说：“你握痛人家了。”心里的负担放下后，话语中不由的透出几许撒娇的味道。

张儒剑惊喜的说：“你同意了？”

孙姿避开张儒剑的目光，软弱的说：“让我再想想。”

张儒剑也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太过急切，自己何尝不知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可面对这样一对情深意切的母女，自己又能伤害哪个，又能舍得放弃哪个，这是唯一的办法。他放松了双手，母女两人的手却依然留在他的手中，张儒剑把孙姿与菲菲的手合在一起，用双手拢着，用唇轻吻着两人的指尖。

孙姿与菲菲同时娇羞的一声轻呼，把手从他的掌中抽离，都是双颊通红，又同时骂了一声：“讨厌。”不由相互对视一眼，同时低下头。张儒剑呵呵一乐，却感觉双手剧痛，这才发现刚才在击打墙壁时双手已然受伤。

孙姿与菲菲同时发现了张儒剑的异样，又一同伸手要抓张儒剑的手来察看，孙姿看女儿伸手忙把手收回，但还是担心的看着张儒剑。菲菲把张儒剑的双手拢在小手里，“痛不痛啊，剑哥哥？”

张儒剑看了看母女的神情，心中极是高兴，忙说：“不疼，不过得去包扎一下。”说着起身向门外走去。

孙姿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

菲菲也说：“我也去。”

孙姿犹豫了一下，“那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张儒剑与菲菲没有多想，让孙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包扎了，他们没有想到孙姿是因为不愿与菲菲一起同去。在孙姿脑海里还是放不下心中最后的犹疑，她现在可没有勇气与女儿单独相处，想想同作为张儒剑的爱人，自己都不知怎样与菲菲独处。

张儒剑与菲菲回来后，就找孙姿商量出院的事，这个医院他已经住烦了，何况毕业设计也刻不容缓，身体恢复的速度很快，行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孙姿还想他再住几天，但在张儒剑的坚持下，也同意了，菲菲自是双手赞成。

张儒剑硬着头皮去找了凌医生，穿过走廊来到凌医生的办公室，敲了敲门，“请进。”房内传出女医生的声音。张儒剑静了静心，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女医生那天有些戏谑的眼神，白鼠这个词再次浮现在脑海里。

推门走进室内，女医生正在伏案工作，背对着他，并没有抬头察看。张儒剑站在女医生身后，没有敢打搅她，他自己心里暗暗想，自己平时也没有畏惧过什么，可为什么在这个女人面前自觉好像有些示弱？女医生的修长身形伏在案头，神情专注，好像根本没有在意张儒剑。

张儒剑索性打量起她来，身体被白色大褂遮盖起来，看不出身材，头微偏，黑发从一侧倾下，坐椅下的小脚交叉着，没有穿袜，皮肤白晳得有些显得苍白，没有任何女孩特有的修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让人怜爱。

怜爱？张儒剑苦笑摇摇头，可心中对女人的厌恶明显减轻了。好长时间，就在张儒剑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女医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事？”面上没有一点表情，声线平静得没有一丝波动。

“凌医生，我想出院。”张儒剑答道。

“不行，你还在观察期。”声音依然冷漠。

“我现在很好，身体没有一点不适。”张儒剑急切道。

“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为你好。希望你合作。”象冰一样冷。

“我要出院！”张儒剑声音不由大了起来，在这个女医生面前，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吸了口气，让自己放松点，语气缓和下来，“凌医生，我马上要作毕业设计，时间不多了，希望你能理解。”

凌霜飞皱眉，“嗯，你的病情比较特殊，还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病人。”她上下打量着张儒剑，脸上居然有些可惜的神情，“既然你急于出院，好吧，我给你签字，不过你要答应，一周来我这里一次，要复查。”

张儒剑被凌霜飞看到发毛，尤其是对方脸上惋惜的神色，他更有了种被这个医生当作实验白鼠的感觉，背上全是冷汗，连声谢着，转身就走，他可不想在这个危险动物前多呆几分钟。

“等一下，记住一定要复查，另外如果觉得身体不适，要立刻通知我，这是我的呼机号。”凌霜飞咛嘱道，随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呼机号码递给张儒剑。

“哦，知道了。”张儒剑答应着，接过纸条，心里却想，走了我就不会回来了。快步走出凌霜飞的办公室，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出院了。

凌霜飞合上案头的厚重医典，怪可惜的，好容易才遇到一个好的实验材料，这么快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身体又能迅速恢复，他的身体一定有常人所不及的特质，可惜自己没有办法把他留下来实验，一定得想办法让他配合自己的研究。

凌霜飞自小受家庭熏陶，爱好医学，尤其对脑部受损的康复研究感兴趣，一心在这个领域探索，但鉴于国内研究条件太差，故而留学英国，攻读硕士学位，前年才回国到人民医院任职。

她一心痴迷于医术上的追求，对她来说人的分类不是以性别而论，而是以健康状态分类，对医术的钻研和作为医生所惯见的生死离别，也造成了她对人性的冷漠。张儒剑对她来说是一个极优秀的实验品，她一定不能放弃这个优质材料。

张儒剑与孙姿母女两人办好了出院手续，直到上了孙姿的车，才长出了一口气，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与菲菲谈笑着，三人驱车回到家中。进门后，冷气扑面而来，张儒剑适意的伸了伸腰，向着客厅喊了一声：“我们回来了。”

熟悉的室内摆设，空气中散发着的熟悉味道，一切的一切都让他真切的感到回家的幸福感。孙姿与菲菲在他身后幸福的笑着，她们体会得到张儒剑心中的快乐。“剑哥哥，还是家里好吧！”菲菲调皮的笑问。

“是啊，家里的感觉真好。”.

第12章 合欢（上）.

张儒剑深陷在沙发中，惬意的闭上眼睛，脑中什么都不想，体会着这久别的幸福。菲菲乖巧的坐在他身边，眼睛紧盯着张儒剑，没有出声打搅。厨房里传来的声响表明孙姿正在准备今天的晚餐。

张儒剑感觉自己快要幸福的睡着了，有什么能比在经历了一场磨难后，回到家中，更令人舒适呢？菲菲看着张儒剑惬意的样子，悄悄的用自己马尾辫辫梢在张儒剑鼻间扫了一下，张儒剑难忍的扭动了一下身体，眼睛还没有张开，他还沉浸在这温馨氛围里。

菲菲偷偷笑着，继续用发梢在张儒剑的鼻间拨弄。张儒剑被探入鼻孔的柔软发梢弄得全身难受，不禁想打一个喷嚏，可在这个时候，鼻子却被菲菲调皮的捏住，他不得不睁开眼睛，伸手想去抓这个调皮的小丫头，惩罚一下，可菲菲却早他一步跳起，躲到沙发的另一端去了，咯咯的笑着。

张儒剑被菲菲的快乐感染了，他跳起身来，装作恶狠狠的样子，“敢打扰我休息，让我抓到你，小心你的小屁屁。”

“你来啊，你来啊。”菲菲娇笑着，向张儒剑招招手。两人在沙发周围嬉笑追逐着。孙姿听到声音，甩甩手上的水珠，从厨房探头出来，看到两人的样子，也笑了起来，但很快轻叹了一声，神色有些黯然，转回身继续作饭。

张儒剑好几次差点抓到菲菲，但都被少女惊叫着躲开了，他突然痛苦的倒在沙发上，眼睛紧闭，用手捂着头。菲菲看到张儒剑这个样子，吓坏了，忙蹲在沙发前，用手抓着张儒剑的胳膊，“剑哥哥，你怎么了？”

张儒剑嘴里喃呢了两声，菲菲没有听清，身子俯下去，把耳朵凑到张儒剑嘴前，想听清一些，“你说什么？”却感觉身子一紧，已经被张儒剑牢牢抓住，再看，男人已经睁开眼睛，坏坏笑着，“我说，你上当了，看我打你的屁屁。”

张儒剑把少女娇小的身体翻过来，压在腿上，菲菲喊着：“你无赖……不要啊……”身子拼命挣扎，两条细腿空蹬着，回家才换上的白底碎花家居短裙，在挣扎中后摆翻起，露出里面的白色小内裤。

张儒剑用一只手压住菲菲的上半身，举起的手却有些迟疑，少女粉嫩的臀部包裹在白色内裤中，臀部随着少女的挣扎扭动着，从双腿的缝隙中似乎可以看到紧包在少女下体的内裤上隆起的肉唇的形状，张儒剑感觉肉茎有些反应。

菲菲在不停的扭动身体，可却感觉到随着自己的扭动，一个硬物顶在了小腹部，少女的脸红了，“这是剑哥哥的肉棒。”她想着，身体慢慢停止扭动，伏在张儒剑腿上不在动了。张儒剑的手还是落下了，不是打，却是轻柔的抚摸。

隔着少女的内裤，手顺着少女臀丘的形状滑下，又缓缓爬上，少女的身体微微颤动着，臀部形状很美，臀丘间的内裤随着抚摸陷落下去，张儒剑微微用力捏着，少女的肉臀有着惊人的弹性，抗拒着男人的抚弄。

菲菲感觉着自己的臀肉被男人品味着，她早已想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张儒剑，而妈妈教给她的一切又让她对男妇之间的秘密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张儒剑的抚摸让她感觉很舒适，但少女的矜持又让她不能不有所反抗，她小声的搞议，“不要啊……剑哥哥……”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但已让她觉得自己已经在反抗了。

张儒剑的手顺着少女的臀沟向腿间抚弄着，感觉菲菲的腿夹的很紧，张儒剑试探的用手一拨，夹紧的腿就放松了，少女内心的渴望让她的抵抗显得那样的无力，身体象不设防的城堡渴望着男人的占领。

张儒剑隔着内裤用手指勾勒着少女肉唇的形状，两片肉唇夹得很紧，从外面只感觉到柔软的触觉。张儒剑爱怜的抚摸着，不忍心让少女肉唇这美好的形状受到破坏，只在上面轻抚。

菲菲感觉小腹下男人的肉茎散发着灼热的温度，男人那轻柔的手让自己感觉身体在悄然融化，一切如妈妈所说的美好。她索性闭上眼睛，紧咬双唇，体会着从下体涌上的快感。张儒剑感觉手下的内裤有一些湿润，看去，在内裤肉唇隆起的下方已然湿了小小的一片。

两人都沉浸在这亲密的游戏中，“吃饭喽。”耳边忽然传来孙姿的叫声。菲菲一惊，从张儒剑腿上滑下，立在地上，把裙摆整理了一下，脸粉红粉红，用眼瞟了张儒剑一眼，“讨厌。”轻快的跑向厨房。

张儒剑轻笑了一下，也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

晚餐以清淡为主，苦瓜、西红柿、黄瓜、胡罗卜成了主角，幸好还有一盆莲藕炖肘子让张儒剑已经苦了好久的肠胃有了安慰。帮孙姿准备好碗筷，刚要动手大嚼，却被孙姿制止。孙姿走到厨房拿出一个烛台，一瓶红酒，点亮蜡烛后将房中的灯熄掉。

映着烛光，张儒剑看着桌前母女俱是深情的目光，有些陶醉，又有些惶恐，感觉自己肩头的担负着的是母女两人的幸福。他的目光在两人间游动，菲菲是深情中带着点娇羞，而孙姿是深情中带着些不安。

张儒剑咳咳两声，故作严肃，放下手中的筷子，双手对握，头低下，“感谢姿带给我们这顿丰盛的晚餐，让我们从饥饿中解脱出来，阿门！”母女两人都被张儒剑这不伦不类的祷告逗乐了，孙姿轻笑着，“好好吃吧。”

菲菲举起盛着红酒的高脚杯，“为剑哥哥康复出院，干杯。”一声脆响，三个酒杯碰到一起。

张儒剑吃得很香，饭菜虽然清淡，但很适口，明显孙姿很下了一番功夫。一瓶红酒很快下去大半，孙姿每次只是小酌，而菲菲却非要和张儒剑干杯，孙姿与张儒剑出于高兴都没有劝阻，饭才吃完，菲菲已是醉态可鞠。

她摇晃着来到张儒剑身前，坐到张儒剑腿上，双臂环着张儒剑脖子，嘴里嘟囔着，“剑哥哥，人家的头好晕啊，眼前好多星星呢。”张儒剑有些好笑，打趣道：“数数看，有多少个？”

“一个、两个、……，数不清，太多了……”说着，说着，声音渐不可闻，却已经睡着了。张儒剑笑着，看看孙姿，却发现孙姿虽然笑着，但眼神中还透着一丝哀怨。张儒剑把菲菲抱要房中，盖好被子，重新回到桌前，拉起孙姿来到客厅。

坐到沙发上，让孙姿坐在自己的腿上，胳膊从孙姿腋下穿过，搭在妇人的腹间。孙姿任张儒剑摆布，虽然已经默许了女儿与自己同时拥有张儒剑，但长久在心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还是左右着她的行为，看到女儿与张儒剑亲密的调笑心里一半是高兴，一半是悲伤。

张儒剑把头埋在孙姿的秀发中，深深的吸着清淡的发香，转而向下，用嘴唇含住孙姿的圆润耳珠。孙姿不安的动了一下，她现在很难心无介蒂的接受男人的亲昵。张儒剑把孙姿紧搂着，嘴唇贴到孙姿耳边，“姿，我体会得到你心中的不安。”

张儒剑轻捂住孙姿刚要张口的小嘴，继续说道：“你不要说话，静心的听我说。”

在张儒剑低沉的声线中，孙姿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她不知道男人要和自己说些什么？

“姿，男女之爱既甜又苦的滋味除了相恋中的男女，谁又能说清？我也在道德之间徘徊，也曾对我与你们母女之间的感情产生过怀疑，我想过任你们一个退出，你能想像，如果菲菲痛苦的退出，我们能幸福的生活吗？”

孙姿缓缓的摇摇头，是啊，自己能忍心看着女儿在痛苦中生活吗？不行，那样自己一生都会被负罪感所折磨。张儒剑看孙姿摇头，接着道：“同样，如果你退出了，我与菲菲就能幸福吗？”

“我相信你深爱着我，而我同样的爱你，如果你痛苦的离去，我想我与菲菲同样都会生活在痛苦的深渊。”张儒剑顿了顿，让孙姿有思索的机会，“所以今天看到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心中的苦闷。”

“可道德不能让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不知怎么办好。”孙姿眼里含着泪看着张儒剑，“看到你和菲菲的亲密，我很高兴，但心里确实很失落。”孙姿完全把心里的秘密说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宛若无根的青萍，心里没有任何的依靠，软弱的只有把一切都寄托在身边这个男人身上，反身抱着张儒剑，“我该怎么办？”

张儒剑爱怜的在孙姿脸上亲吻着，“姿……我也曾同样的为道德所困扰，但与其让我失去你们，我宁愿在道德的审判台上被审判。我要让你们享受到爱的快乐，而不是终生在痛苦中生活，还是那天的话，如果有什么罪责就让我一个人背负。姿，让我们一起生活在爱的阳光中，享受生活的美好吧。”

孙姿把张儒剑的话慢慢品味着，为什么要用道德把自己的爱扼杀，为什么不能自由的爱恋，而让自己为虚假的道德痛苦。自己的痛苦不是与女儿之间对这个男人的争夺，而是同样的爱他，却被世俗所不许。

她跳出了道德的圈子，重新审视自己以后的生活，母女两人与张儒剑将是多么完整的人生。她的眼睛明亮起来，对，张儒剑说得没错，姿意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又有什么错。

“儒剑，如果有什么错，就让我们一起来背。”孙姿坚定的说。

解开了重压在身体上的道德锁链，孙姿觉得一身的轻松，自己与菲菲都没有错，三人间的关系不存在欺骗与争夺，三人的感情同样的真挚。她坐起身，认真的说：“我爱你，与菲菲同样爱你。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人生吧。”

张儒剑心里一阵的激动，孙姿这么说得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也说明她对自己爱有多么的强烈。他吻住孙姿的小嘴，孙姿热烈的回应着，好久才分开。张儒剑把孙姿从身上放下，站起身来，走到音响前，放入一张CD，舒缓的音乐开始在厅中流淌。

张儒剑走到孙姿面前，身体微躬，左手背于腰后，左手前伸，“能不能请美丽的孙姿小姐共舞一曲？”孙姿嫣然一笑，“不行。”起身快步走回卧房。张儒剑愣在当场，想不通妇人为何拒绝自己的邀请。

不一会儿，孙姿重新出现在客厅里，身上已经换上了一身低胸水蓝色拖地长裙，裙摆上缀着银色亮片，长发已经在头上盘作云髻，脸上浮着淡淡的笑容，看着张儒剑。张儒剑看得目炫神迷，女人显得那样的高雅，混身透着成熟女人的风情。

孙姿看到张儒剑发呆的样子，呵呵笑着，“还要我邀请你这白马王子吗？”

心里的阴云散开，让她重新焕发了活力。

张儒剑缓步上前，左手揽住孙姿的腰肢，右手托起孙姿的小手，带动孙姿向客厅中心舞去。在房中柔合的灯光中，两人轻快的起舞，伴着音乐，孙姿的裙摆不时飘起。

“没想到你还会跳这个，还跳得不错。”孙姿仰首看着张儒剑。

张儒剑难得红了红脸，“以前被他们拉去学过一学期的国标舞。”

音乐慢了下来，两人换作慢四，张儒剑双手都搭在孙姿的腰上，妇人头依在张儒剑的胸前，搂着张儒剑。“还不知多少女孩子被你迷倒呢！”孙姿道。张儒剑调笑着，“让我想想啊，……，记不得多少个了。”

孙姿用小嘴狠狠地咬了张儒剑前胸一口，然后忿忿的看着他。张儒剑呵呵笑着，疼在身上，甜在心头，双手紧了紧，“和你开玩笑，就当真啊。”

孙姿幽幽的说：“以后一定还会有女人喜欢你的，儒剑，答应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和菲菲。”

张儒剑没有回答，只是低头找到孙姿的小口，深情的吻着，孙姿闭上双眼，感受着男人从口唇中传来的爱意。张儒剑放在女人腰间的手滑下，在孙姿的臀丘上抚摸，诧异的是没有摸到内裤的痕迹。

这意外的感觉，让张儒剑火热的情欲涌了出来，下体硬硬的竖起。

“没有穿？”他小声的问。

孙姿感觉到了男人的反应，娇羞的点点头，头埋入张儒剑的怀中。张儒剑找到孙姿背后的拉链，缓缓拉开。

长裙没有了着力的地方，从孙姿的身体滑落地上，洁白的肉体完全呈现在张儒剑的眼前，动人的曲线宛若仍在流淌的音乐。张儒剑伸手从女人的脖间沿着身体的起伏，滑过高挺的双乳，一直到孙姿鼓鼓的阴阜。

孙姿轻轻的拿开男人的手，支起脚尖，从张儒剑的面郏吻起，一边吻着，一双小手已经将男人的衬衣解开、脱去。火热的唇在张儒剑的前胸游移，滑腻的舌不时的调逗着男人的乳头。

张儒剑呼呼的喘吸着，女人在他的身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旋涡。他感觉女人的头渐渐地低下，小手解开腰带，唇在自己的腹间一寸寸的吻着。外裤滑下，肿胀的下体在紧身内裤上骄傲的顶起一个大包。

孙姿跪在地上，用脸郏在张儒剑内裤隆起的地方磨擦，她要给张儒剑一次完美的体验。张儒剑只觉得血液从身体的各处聚集到下体，似乎能感觉到女人火热的呼吸。他在孙姿的发间抚摸，“姿，好舒服。”

孙姿妩媚一笑，小手拽住张儒剑内裤的两头，脱下，男人的肉茎怒涨着，斜斜指向天空。孙姿用小手握着张儒剑的肉茎滑动，张儒剑感觉全身有飘起来的感觉，他用力压着孙姿的头，声音有些颤抖，“姿，亲亲它。”

孙姿调皮的伸舌在肉茎顶端轻舔，撩拨着男人的情欲。张儒剑头仰起，嘶嘶的吸着气，忽觉肉茎一热，感觉进入了女人温暖的口，女人的双唇紧裹在龟头的下方，舌尖在灵巧的舔弄着肉茎顶端。

张儒剑“啊”的轻叫一声，女人的动作让他有些受不了。他低头看下，孙姿正仰头看他的表情，粗大的肉茎含在红润的双唇中。孙姿向他眨眨眼，头努力的前伸，尽力让张儒剑的肉茎进入到更深处。

张儒剑看着肉茎一寸寸的滑入孙姿口中，女人两郏潮红，鼻翼急促的扇动，显得很辛苦。“姿，不要勉强。”孙姿摇摇头，头猛得用力，嘴唇包裹到肉茎的底端。张儒剑感觉肉茎顶入狭窄的孔径，随着孙姿急促的呼吸，肉茎受到有力的按压。

张儒剑几乎忍不住，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激动。孙姿缓缓的让肉茎从口中退出，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看着张儒剑粗大的肉茎，下体火热起来。孙姿刚要再次含入，张儒剑把她拉了起来，紧紧得抱住。张儒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女人的深深爱意。

孙姿由张儒剑抱了一会，推着张儒剑坐到沙发上，身体坐在男人的一腿上，“今天就让我来，你就把自己当作还没有病好的样子，好吗？”张儒剑凝视着孙姿，心中爱意澎湃。孙姿看张儒剑默许了，用手扶着沙发，让双乳微贴在张儒剑的胸膛上，身体上下起伏。

张儒剑感觉孙姿柔软的乳球在胸前滑过，能感受到硬硬的乳粒的磨擦。孙姿感到随着身体的起伏，乳房感到异样的敏感，口中发出“嗯嗯”的声音，下体的淫液流出。虽然感觉没有男人直接抚摸乳球那样快感来的强烈，但这样快感慢慢的积累同样让她感觉全身火热。

随着身体的动作，孙姿身体渗出一层细微的汗珠，她几乎没有力气了。孙姿停止身体的上下起伏，用下体紧贴在张儒剑的腿上，用阴唇在张儒剑腿上来回磨擦。张儒剑腿部的汗毛让孙姿感到下体的刺激异常的强烈，分泌的淫液流到张儒剑腿上。

张儒剑感觉一切如此的适意，女人那肉唇在腿间滑过，柔柔软软，肉体刺激虽然不强烈，但心理上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肉茎已乎贴到小腹上，他迫切的感觉要进入那湿润的通道。

“姿，我要要你。”听到男人的话语，孙姿站起，双脚踩到沙发上，用小手扶正张儒剑的肉茎，缓缓蹲下，让肉茎刚来顶在自己肉洞的入口处，却不立刻让它进入，反而用小手扶着张儒剑的肉茎在自己的肉唇间来回拨弄。

张儒剑感觉肉茎在孙姿滑腻的肉唇间移动，心中的焦燥终让他忍不住，用力抱住孙姿的身体下压，“扑哧”一声，肉茎齐根进入孙姿的肉洞，两人同时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孙姿吻了吻张儒剑，喘着气娇笑道：“急色鬼，忍不住了？你不是喜欢我淫荡吗？真这样，你又受不了了。”

张儒剑惬意的感受着肉茎在孙姿小洞中紧裹的感觉，“好舒服……姿，谢谢你。”

孙姿呵呵的笑了两声，火热的肉茎在体内的感觉如此充实，但体内的瘙痒让她不安的扭动着，她扶着张儒剑的肩头，肉臀轻摇，让张儒剑的肉茎在自己的肉洞中搅动。

“啊……儒剑……你的肉棒好烫……”孙姿开始大力的起伏，每次让肉棒微离肉洞，再猛力坐下，享受着肉茎在体内的撞击，小嘴“嗯嗯”的轻叫着。

张儒剑看着妇人充满迷醉的脸，耳边听着肉体碰撞发出的“啪啪”声，双手伸出拽着孙姿的乳头。

孙姿呼呼的急促的呼吸着，身体起伏的频率渐渐降低，最终伏倒在张儒剑身上，“儒剑，人家太累了。”张儒剑坏笑着，“没力气了？那就休息一会儿。”

孙姿用力掐了张儒剑一把，“讨厌，人家难受，你快动动。”

张儒剑故意问：“哪里难受？我该怎么动？”

孙姿涨红了脸，把嘴贴在张儒剑的耳边，“人家的小洞很痒嘛……你快动动啊……”

张儒剑哈哈一笑，用双手托住孙姿的肉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一边挺动，一边向卧室走去。孙姿忽觉身体凌空，忙用双脚缠住张儒剑的后背，嘴中只能发出“啊啊”的轻叫声。

第13章 合欢（下）.

到了卧室之后，我将孙姿往床上一抛，飞快的拉上窗帘，然后就朝床上的孙姿扑去。孙姿四肢张开，软软的躺在床上，媚眼含情的望着我，任由我在她的额头、脸上、脖颈上留下一串激情的吻。

我低头俯视着孙姿的身体噢，实在是太美了。孙姿美丽的乳房像两个反扣的玉碗似的，呈现出完美的形状，饱满而坚挺，毫无一丝下垂的迹象。在乳峰的顶端，两圈紫红色的乳晕包围着两个鲜红欲滴的樱桃，像是在向我示威似的骄傲挺立着。

我完全迷失了，扑在了孙姿的胸前，一口含住她的左乳，舔咬吮啮起来；而我也没有厚此薄彼，右手盖住了孙姿的右乳，轻柔的抚摸揉捏起来。

我闭上了眼睛，呼吸着动人的肉香，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厌其烦的在孙姿的乳房上舔着、吮着，时不时的还把樱桃般的乳头含在嘴里轻吮，并用舌头沿着乳晕打圈，我的动作十分的轻柔，在我的轻捻慢拢下，孙姿胸前的两粒樱桃变得更加坚挺起来，同时她也有些难耐的轻哼起来：“嗯……哼……嗯……”

“儒剑……痒……快给我……”

我没有再迟疑，用手引导着坚硬如铁的肉棒再次抵住了孙姿的蜜穴，在两人下体接触的一刹那，我明显感觉到了孙姿身体一颤。

我并没有立刻就采取行动，而是低下头去找孙姿的樱唇，孙姿娇喘微微的樱唇自动迎了上来，与此同时她的一双玉腿缠上了我的腰部，而她的柔荑则圈住了我的身体用力往下一拉，「噗哧」一声，肉棒顺着玉液的润滑，一下子充满了她的蜜穴。

“啊……”我和玉梅姐同时发出了一声轻呼，我只觉得肉棒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温暖的所在。

哇，实在是太紧了，我只觉得肉棒被四周的秘肉紧紧的包裹着，一种强烈的快感直冲大脑，注意到孙姿轻轻皱起了眉头，我柔声问道：“姿姐，你还好吧？”

听到我关切的声音，孙姿羞涩的睁开美眸看了我一眼，以轻如蚊蚋般的声音道：“谁让你这么猛……，一下子有点不适应，而且…而且…你的…太大了……”

说完她羞涩的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都在微微的颤抖。本来还能保持住自己理智的我，被孙姿这充满诱惑的媚态逗得欲火焚身，我再也忍不住了，双手搂着孙姿的腰部就开始抽动起来。

“嗯……啊……啊……”孙姿紧咬着银牙，不让自己的小嘴里发出让自己脸红的叫床声，殊不知这恰好适得其反，有如火上浇油般刺激得我欲念更旺，最后一丝的怜香惜玉之心也在熊熊的欲火当中被烧掉了，我兴奋如狂，双手搂着孙姿的纤纤柳腰就是一阵狂抽猛插，顿时室内响起一阵急促的撞击声，「啪」、「啪」、「啪」有如急促的鼓点，敲在两人的心房。

“啊……儒剑……轻点啊……啊……”孙姿似乎不堪鞑伐，从咬着一绺秀发的樱桃小嘴里发出了求饶的声音，但她的身体却背叛了她的内心，她的双手紧紧的将我的身体拉向她，同时腰部剧烈的挺动着，迎合着我一次又一次的冲刺。

此起彼伏、此退彼离，两人配合的如此默契，彼此完全适应了对方的节奏，什么「九浅一深」、「三浅一深」之类的技巧完全显得多余，每次都是尽根抽出，然后再深深的插入。孙姿丰满的臀部像是安了电动马达似的，飞快的颠动摇摆，恰到好处的配合着我的每一次进攻。

“啊…啊……这下好深……啊……儒剑……啊……”强烈的快感终于让孙姿变得狂野起来，她不再刻意的压抑自己的情感，开始放声娇吟了起来。看着身下的孙姿媚眼如丝，娇靥似火，娇喘微微，秀发披散，浪态毕露，挺动如狂，我更加兴奋，发狠狂抽猛插起来。

“啊……啊……儒剑……我……不行了……啊……”随着孙姿一声悠长的尖叫，一股清凉的液体从她的蜜穴的深处涌出，与此同时我只觉得肩膀一痛，差点没叫出声来。用牙齿在我的肩膀上留下纪念之后，达到高潮的孙姿软软的瘫倒在床上，张着小嘴直喘气。

我静静的伏在孙姿的身上，用舌头轻轻的舔着她的耳垂，听着她急促的呼吸声，心中变得一片清明。不知过了多久，孙姿渐渐的从高潮的余韵当中清醒了过来，感受到我仍然留在她体内的坚挺，她的呼吸又变得急促起来了。我心中暗笑，双手却在她的胸前加速活动起来，挑逗着她的情欲。

刚刚经历过一次高潮的胴体显得十分的敏感，不多一会儿，孙姿又双目赤红，媚眼如丝，她咬着我的耳朵用腻得发甜的声音道：“儒剑，这次让我来服侍你吧？”说着她就搂着我一翻身，变成了男下女上的姿势。

“哦……儒剑……你好棒……”孙姿一刻也不停息的在我身上颠弄起来，让我感受到了她狂野的一面。也许是因为面对我的关系，孙姿的脸上带着一丝的羞意，双手撑在我的胸前用力的上下套弄着。

「噗滋」、「噗滋」的抽插声从下体相接的部位不断传来，随着孙姿的上下颠弄，她胸前的一双玉峰也激烈的摇晃着，在空中荡起一片诱人的乳波。而她的满头秀发更是披散着，随着她的动作而在空中飞舞着，更增几分狂野风情。

我忍不住伸出双手握住了孙姿胸前跳动的两只玉兔，同时腰部也用力的向上挺动着，配合着孙姿下坐的节奏，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我忍不住赞叹道：“姿姐……你真好……再来……”

孙姿羞涩的朝我嫣然一笑，俯下身来亲了我一口，腰部扭得更急。一时之间，「噗滋」「噗滋」之声大作，而席梦思床也发出了不堪负荷的抗议，「嘭」「嘭」之声大作。渐渐的，孙姿的身上出现了一层细细的汗珠，随着她螓首的摆动，滴滴香汗也四处飞溅。我的双手从她的胸前收了回来，转而托住她的柳腰，助她一臂之力。

“啊…嗯……儒剑……啊……你怎么还不射啊……大姐……又不行了……”

孙姿香汗淋漓，张着小嘴直喘大气。这种女骑士的姿势对于女方来说，由于能够自主的控制角度、力度和深度，所以会让女方能够获得更强烈的快感；而其缺点就是对女方的体力要求较高，现在孙姿就明显的呈现出了强弩之末的颓势，套弄的速度开始变慢了。

“姿姐……我也快了……”一阵阵酥麻的感觉从下体传来，我知道自己也快不行了。我托着孙姿的柳腰，用力的上下抖动孙姿的身体；而孙姿听到我也快到了，也是顾不得自己已经是满头大汗，鼓起余勇加速挺动，同时口中娇吟着道：“儒剑……大姐也快不行了……我们一起……”

“好……姿姐……你坚持住……”酥麻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闭上了眼睛，凭着本能挺动着。啊，要来了，我忍不住大叫一声：“姿姐…我来了…啊……”憋了许久的阳精猛烈的在孙姿的身体内喷射而出。

几乎与此同时，孙姿也迎来了自己的再次高潮：“啊……啊……我也来了……啊……”随着孙姿悠长的娇吟，她的娇躯软软的倒在我的身上，两人紧紧的相拥在一起，静静的体味着高潮后的余韵。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慢慢清醒过来，看着怀中的孙姿，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负罪感。仿佛是洞悉了我的心思似的，孙姿轻轻的吻了我一下，柔声道：“小傻瓜，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这是姐自己愿意的，我们母女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你不用负什么责任的。”

“不——”我紧紧的抱住了孙姿的娇躯，用坚定的声音道：“姿姐，你给我一段时间好吗，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待的。”

…………

第14章 女儿菲菲（上）.

“哈啾。”我打了个喷嚏，从梦中惊醒，映入眼帘的是菲菲那调皮的笑脸，和她拿着手中的发梢。

“哈哈，小猪猪，起床啦！”菲菲嘟着嘴巴，学着卡通片里面的人物粗声粗气的叫着，脸上挂着清纯靓丽的笑容。

我将双手从被中伸出，将菲菲从床沿处抱起，菲菲顺势隔着被子趴在我的身上，我在菲菲娇嫩可爱的樱唇上轻轻一吻，说道：“小乖乖，昨天睡得好吗？”

“你还说，昨晚你是故意把我灌醉的！”菲菲将双手环抱我的脖子，将头娇羞地埋在我的胸前。我笑道：“昨天可是你非要一杯一杯地和我干的，是小坏蛋你想把我灌醉吧！”我双手环抱菲菲至嫩的娇躯，右手轻轻的在菲菲的后背抚摸。

“剑剑哥哥剑哥哥……我爱你”菲菲将头昂起，双眼深情的望着我。

“菲菲，我也爱你……”我停止了抚摸，将头从枕头上微微抬起，深情的注视着菲菲的双眼，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无声的交叉，双方都从对方的双目中读出了对方那深深的爱意。

菲菲突然觉得感动的说不出话来，双臂紧紧抱住男人的脖子，让两人的身体隔着被子贴在一起。将脸枕在我厚实的胸肌上，耳中听到男人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

良久，我从温柔的气氛中醒来，左手轻轻的推了菲菲一下，“菲菲，你妈妈呢？”

“妈妈去上班了，估计快回来了吧”菲菲依然将头埋在我的胸前，丝毫没有想动的意思。

“什么？快回来了？现在几点了？”我看着紧闭的窗帘，窗外透进的阳光丝毫看不出现在的时间，仿佛才刚刚是早上。

“现在都是下午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妈妈就说你太累了……”说着，菲菲的俏脸不由一红，“妈说……你昨晚累着了，身体又刚出院……”说着说着脸更红了。

听到菲菲的话，我啊的一声，没想到已经是下午了，又看到菲菲娇羞的样子及听到后半段，我心中不由一乐。扶着菲菲的身子将身体从床上坐起来“那你妈妈有没有和你说我们昨晚做了几次啊？”

“剑哥哥……”菲菲满脸涨红，羞涩的摇晃着我的胳膊以示抗议，我哈哈一笑，伸手一揽将她揽入了怀中。菲菲温柔得像只小猫，柔顺的偎入我的怀中。

“嗤……嗤……”静静的伏在我怀里的菲菲突然嗤嗤娇笑了起来，好像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我不解的看着她道：“你笑什么？”菲菲俏脸涨红，强忍着笑意道：“剑哥哥，我在想妈妈一定被你给吓坏了，她哪想得到平时温文尔雅的你昨晚会突然——兽——性——大——发——咯——咯——把妈妈咕咚一下给吞了！”说着说着，她自己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啊，你敢笑话我，看我怎么治你？”我佯怒道，伸手去搔她的痒。菲菲一边咯咯的娇笑着，一边摆动娇躯躲避着我的偷袭，打闹间我的手不经意间碰到了菲菲胸前高耸的部位，刹那间的奇异感觉让我和菲菲都是浑身一震，怔立当场。我只觉有股电流般的感觉从指尖一下子传遍了全身，呼吸也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虽然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攀越过菲菲的玉峰，但却似乎都没有此刻的感觉这般强烈；我不可自制的大手一张，隔着衣服抓着菲菲的玉乳揉捏了起来。

“嗯……”菲菲娇哼一声，俏脸涨得通红，贝齿轻咬，樱唇微张，神情似羞似喜，水汪汪的大眼睛含情脉脉的瞟了我一眼后就羞涩无比的闭上了。菲菲的双手扶着我的肩膀，螓首微微后仰，将形状美妙的酥胸挺得更高了，让我手底下的行动更加自如。看到菲菲如此的善解人意，我心头的欲火腾的一下被点着了，我抓着菲菲衣服下摆往上一翻，就将菲菲的居家服给翻了起来，菲菲那丰满饱满的两座玉峰就一下子呈现在我的面前。

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菲菲胸前这美丽的春光，但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今日美景得以重见，让我一下子看直了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菲菲的乳房似乎比我用手掌测量出的尺寸还要大一些；菲菲两个又白又嫩的乳房将黑色的蕾丝胸罩撑得高高鼓起，好像随时都有撑破胸罩的可能；在两个罩杯顶端，乳头凸起的形状清晰可见，而在两个罩杯之间则是一道深深的雪白乳沟，让我一下子就迷失了。我一头扎在了菲菲的双峰之间，闭上眼睛大力的嗅了起来，尽情的呼吸着菲菲那让人神往的乳香和她那如兰似麝的处女体香。

“呀……”菲菲轻呼一声，双手抱住了我的头压向她的胸前，娇躯也不由自主的轻颤了起来。菲菲的反应让我兴奋欲狂，我一口叼住了菲菲右边罩杯的顶端凸起，而右手则抓住菲菲左边的罩杯大力揉捏了起来。菲菲的娇躯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但是她并没有丝毫阻止或挣扎的意思，相反菲菲的双手更加用力的将我的头压向她的酥胸，与此同时她的酥胸也更向前挺起，似有若无的呻吟声也从菲菲那似火的樱唇中溜了出来：“嗯……剑哥哥……哼……剑哥哥……”菲菲的娇吟传到我的耳中，让我一阵阵的肉紧，胯下的小老弟也涨得发疼，不过此时的我正忙着照顾菲菲的酥胸，暂时是顾不上小老弟了，只好先委屈委屈我，一会再让我吃大餐好了。在我的爱抚情挑之下，菲菲的两粒如樱桃般的乳头在我的口中和手指下变得硬挺肿胀起来，她的娇躯也剧烈的颤抖起来，肌肤也变得滚烫起来。对于菲菲的反应，我自然是洞若观火，我知道她的处子春情已经被我挑逗了起来，我心中暗喜，继续的挑逗着她的敏感地带。

“嗯……剑哥哥……别逗我了……抱我进我的房吧……”菲菲毕竟是未经人事的处子，哪受得了我的挑情手法，她终于禁不住心中的酥痒，咬着我的耳朵娇喘着向我投降。拦腰抱起菲菲向她的卧房走去；怀里的菲菲娇靥似火，星眸半闭半睁，又羞又喜的瞟着我，说多娇媚有多娇媚。

“哗……”我一把拉上窗帘，转身走向坐在床边的菲菲，此刻的她就像一个洞房花烛之夜的新媳妇似的，咬着嘴唇瞟了我一眼，又立刻羞涩的低下了螓首，纤手也有些无措的绞着自己的衣角，紧张不安的心情表露无疑。我深吸了口气，稍微平定了一下自己激荡的心情，在心中暗暗提醒自己道：“菲菲还是第一次，可别把她吓着了。”我轻轻的走到菲菲的身前，低头凝视了菲菲那比花还娇艳的娇靥半晌，然后蹲下身子去脱菲菲脚下的家居鞋。菲菲一动不动，咬着嘴唇偷偷的瞟着我，任我帮她脱鞋。菲菲的脚虽然不是三寸金莲，但是也不大，显得小巧可爱，我握着她的纤纤玉足，感觉似有一股独特的香气飘到我的耳中，我的心中不禁微微一荡，忍不住低头去闻她玉足的气味。

“剑哥哥……别……很臭的……”菲菲看我竟然低头去闻她的脚，惊得忙要收回自己的脚。我手下微微一紧，她的企图便宣告失败，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种混合着少女香汗和体香的独特气味让我精神一震，我瞟了一眼羞涩难当的菲菲，轻笑道：“菲菲，一点都不臭哦，还很香呢。”“剑哥哥……你……你好坏……”菲菲羞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耳根都红透了，显得可爱之极。怔怔的望着菲菲这娇羞可爱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此刻的菲菲简直就是天底下最美丽的一副的图画，我都有点不忍心去破坏这美丽的图画了，口中脱口而出道：“菲菲，你真的想好了？”话才出口，我就情不自禁的在心中暗叹了口气，脑海中也不由自主的冒出「煮熟的鸭子又要飞了」的念头。

听到我的声音，菲菲也是浑身一震，螓首也猛地抬了起来，水汪汪的大眼睛射出一丝讶异的光芒投向我的脸上。我心中一片湛然，毫不退缩的跟她对视着，眼神中没有半点虚伪的成分。好像只是短短的一瞬，又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和菲菲就这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一动不动。突然，菲菲笑了，是梨涡浅笑，如春风解冻，又似百花绽放，我正暗自不解，却见她贝齿轻咬、面带羞涩的将一双柔荑举过了头顶。我心中猛地一震，双手如被人操控般向菲菲衣服的下摆伸去，我不再迟疑，伸手就欲去解开她的胸罩，菲菲却在这时候朝我微微摇了摇头。就在我茫然不解的时候，菲菲又羞涩的朝我呶呶嘴，我顿时恍然大悟……

【完】